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茅盾作品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霜叶红似二月花

续稿

茅盾 著

第十五章 梗概

补叙婉小姐为和光戒烟事曾与朱行健商量，朱懂中医，为配合“枪上戒”药膏，中有附子、当归、党参、沙参、甘草等，与鸦片烟膏有一定比例，十日递减。又：食谱为燕窝、鱼翅、海参、鸡、鸭、鱼等，早上参汤。婉小姐亲自照料，下厨烹调。买药曾托朱竞新到上海办，又煎熬成膏也由朱竞新、克成小姐在行健监督指导之下，在朱家做。因此，两家交情日密。以上可以用简略的笔墨叙出。

阴历八月五日（阳历约为九月十日，县立中学开学前十天），朱竞新从袁维明（县校教员，与朱家为邻）口中得知曾百行阴谋，告急于婉（写法是朱脸色慌张到黄府，时为清晨，婉晨妆初罢，独在楼下与家玉玩，教她说话，而和光尚未起身。朱将袁所得音讯告婉，一问一答），婉命朱到钱家村求良材出信，并叫阿寿急雇快船送他去，并嘱代请钱永顺失妇及子

女同船回县，来过中秋节。阿寿雇的船是癞头鼋的。

钱良材在家情形（即已有初稿而题为十五章之一段），那一天又在钱府前广场操练乡民，自己又舞剑，继芳站在高处看，忽然发见朱竞新。（先言朱到时间闻操练声，即命船家停船，自己悄悄上岸，隐在树后偷看，后见良材舞剑，不觉看得出神，探头向前，为继芳所见。）

良材与竞新相见，竞新遵婉嘱，先不求信，以百行阴谋告，求良材想办法。良材即谓行健当先发制人，告百行劣迹（贪污、勾引县立女校女教员等等），竞新觉不妥，然亦不辩，谓当归告父亲。良材留饭，并请钱永顺（因朱言婉小姐请钱永顺去过节），永顺来谓农忙不能去。

朱回县即至黄府，时已夕阳西斜。和光与婉小姐正在讲论六朝骈文（论及庾信《哀江南》赋等），见朱来即问如何？朱以告，婉乃曰不妥，谓和光：除非你我自去不可。即定次晨（财喜的船），急急备办礼物，阿寿、竞新都去买办。

同晚，婉陪和光抽烟（时已戒去七分），和问如何方可挽回良材的成见，婉谓请将不如激将。和光颌首。十时，婉催和光早寝，并进安眠药一丸——此亦

朱行健想出来，竟新在上海买来的。

次日，晨八时，和光已抽完烟，于是上船（阿巧同去，并带家玉去）。到钱府后，婉谓来拜节，即同良材进见老太太，然后论婉卿卖房产事，婉大略相告，又谓源长早也该脱手。旋在老太太处吃午饭（带写继芳）。饭后，老太太中觉。婉及良材等到良材书房（开始激将），然后写信，然后谈论时事。及待老太太已醒，婉进内告辞，阿巧已带家玉来，于是即归。到家时已黄昏，婉一面命阿寿去县署找范科长，谓和光将于本晚九时拜访，一面吃饭，命和光先抽一筒烟，拿出一套洋服来亲手与和光换。和光惊问何故，婉笑：昨晚摸你身上，好像胖些了，这洋服是去年冬天我和你在上海时做的，那时你正瘦得很。今天你穿一下，便试出你是不是真的胖些了。穿毕，婉卿把和光转来转去看着，然后笑道：真个胖些了。又拿出送范科长的礼物（代朱送）。

和光才去，竟新来，言已将事告诉老父，行健初亦强硬，谓良材之计好，后经竟新告以婉小姐如何估料，且自去钱家村，克成亦劝父，行健始无言。然后又讲起县里新闻：王民治不愿成婚，又不敢抗，终日发闷，宋少荣带他到郭家消遣等等。

和光回来，面有喜色，言科长已见，竟新辞归。

和光抚其颈曰：这洋服其实坑人。婉笑：衬衣领口紧罢，真胖了。又亲为解领带，换衣。

中秋日：上午婉、和光至张府拜节并带去礼物。晚，在家设宴，有朱行健父、女、子等人。席间，送来范科长信，和光看后与婉，信乃曾百行给朱行健允辞职，荐子自代，信尚客气；又一函乃给竞新聘书，却书明薪水五十元。婉知行健原来是八十元，兮减三十，甚气，但不明言，将信收起，进酒行老，谓“无常之骨，更蒙荣造，子敬之肌，不沉泉夜”（陶贞白语），与和光双双下拜，然后请行健为家庭医药顾问，并谓月致五十元。行健不受酬，婉宛转劝，行老卒允。席终，婉将函给竞新。

第十五章 大纲片断

婉小姐处理家产

秋高气爽，婉小姐有计画地为和光戒烟。朱竞新是他家的常客，因为朱行健有个方子，名为“枪上戒”，是把五、六种滋补中药熬膏再掺进鸦片烟膏拌匀，打泡上枪抽吸。

婉小姐信任朱行健，照方配料、煎熬，都委托朱竞新在朱家进行。

因为接触多了，婉卿、和光都喜欢朱竞新，觉得此人表面上风流自赏，有点时下少爷班的习气，而且有时也到郭琴仙家去打牌，但品质上是个好人，热情、喜欢帮别人的忙——这倒极像朱行健，虽然是义子。

为了戒烟，婉小姐给和光准备的菜单，真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婉小姐亲自下厨房做那几样特别的

菜。和光爱惜婉小姐怕她劳累了，但她说她以此为乐。和光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何不隔这样三天五天请亲戚好友来享受你这手艺。”

于是第一次请的客是朱行健一家。婉小姐和朱克成小姐一见如故，知道她家没有女仆及婢女，克成除作饭外，还要为行健、竞新洗衣、缝衣。婉小姐十分敬重克成，说她太累。克成说烧饭，竞新也来，不过洗衣他却不能，而朱行健好洁，三天换一次衬衣裤。于是婉小姐记住，隔三天便派木头施妈去帮洗衣服。又除了每隔五日便请朱家三人都来便饭外，又常常送些烧好的鸡鸭猪肘之类，那都是施妈去洗衣时带去的。

除了朱家，恂如也常是座上客，因而恂如和朱家三人极熟。婉小姐又时常硬把宝珠拉来，引弟和义女也成小伴。每逢请客（朱、恂如等），婉小姐便把她亲手做的好菜（鱼翅、鸽蛋、红焖鸭等等）装了五大碗送到娘家孝敬老太太和太太。

婉小姐遵朱行健嘱，设法使和光早睡早起。她想尽方法，在夜间逗和光玩，不多抽烟。晚饭后和义女玩笑一会，便由奶娘带去睡了，婉小姐便要 and 光把着她的手练方寸的正楷，一百字，然后陪和光在烟榻上抽了两筒烟（为当晚应吸量十分之七，亦即当天总量

之半)，然后要和光教诗、词、骈体文。和光说大家教做白话文了，怎么你倒复起古来？婉：你不用管，我喜欢。于是和光就先选《诗经》教。婉卿极聪明，教一遍就领悟了，而且读了三遍便能成诵。这样到夜十二时，又陪和光把当夜应抽之烟剩下之三分抽了，就一同睡觉。婉小姐曼声背诵当天及昨天所教的诗，这是催眠曲，不久，和光入睡，然后婉小姐放心也睡了。

初时子夜一时始睡，一个月后渐提前到十一时睡，早上七点起身，生活正常化了。

为了教书，和光白天倒有事做。他起身后，喝燕窝鸡汁粥，然后抽烟（照婉小姐的分配，只抽全天量的十之二），然后选并预备夜间的教材。午饭后又抽一筒，十之一，中觉。中觉后约为二时，又抽当天上午余量——即全天十之二，那时，朱行健或朱竞新，有时是恂如，来约和光到雅集茶园喝茶，四—五时回家。

遵婉小姐教导，和光找机会要把几处值钱的房产卖掉。在茶馆里他和冯梅生搞熟，由梅生作中，陆续把五处房产卖了，共十万，都由梅生的伯父（买办）过手交给婉小姐的二舅文卿，作为文卿的文记进出口行的股本。这样，只剩几处不好的房产，每月租

金约共百元，另外，有现款二千分存在两家钱庄和两家当铺，月息亦可得百元。——这借婉小姐同和光计算家财时说出来的。文卿处的十万元保息年利一分，红利亦有一分，每年收入约二千。

张老太太极反对婉卿的做法，婉卿善为解释；太太怕文卿不可靠，婉小姐力言可靠，文卿无子，只一女，其妻拟为纳妾，文卿不许。

中秋那天，良材进城拜节，先到张家，然后到黄家，留饭（晚饭）。良材讶其奢侈，婉笑指和光，钱虽然多花了些，你看他的脸色红润，身上长了肉，精神多了。又要和良材赌酒，念诗飞觞。良材念了两转，认输，谓不料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婉弟真是奇女子，武能垄断居奇，持筹握算，文能吟诗作赋，笑傲风月。婉答，吟诗作赋，不敢，但若和光不幸而先我驱狐狸于地下，则像×××写一篇真情深挚的悼词，我还勉强对付对付。良材愕然，谓何出此不祥之言。婉大笑，谓闯南征北，奔走革命的钱良材却还脱不掉封建思想，于是高吟“雹碎春红，霜凋夏绿”等句。良材连声称快，谓我亦欲拜门墙，不知曹大家肯收我这朽木之材否？婉笑谓不敢。和光说：婉卿选读了六朝骈文百篇，却就赏识了这篇。婉卿说齐梁绮靡，梁令娴此一祭文，真似羯鼓解秽。良材吐舌道：婉弟连杜工部

也否定了，老杜还一唱三叹地说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呢！又道：和兄，我真羡慕，今而后，我算把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这句话从俗解中了悟出新义来了。

婉卿已有醉意，却又说：我们三人从没比过，谁的酒量最好。和光以自己杯举向婉卿说：自然推你第一。婉卿就黄手中喝干了那一杯，却摇头道：你这月白，有私心，人家不服。良材笑道：我怎么不服呢！我也来敬你一杯。也把自己的酒杯递过去。婉卿接来，一口干了，吃吃笑道：可恶，你们两个串通着给我戴高帽子，想灌醉我罢？我非回敬回敬不可。举起自己的酒杯走向良材，却不料脚下步子一歪，倒在和光身上。和光半扶地把婉卿扶向内室去了。

第十五章初稿一段

天气逐渐凉快。良材侍奉瑞姑太太回了钱家村。上游没有大雨，河水驯顺，钱家村和小曹庄一带的稻田估计还可以获九成，这算是好年景了。农民们松一口气，秋凉的晚间，萤火点点，上下飞舞，引得一些孩子们四处奔跑扑萤，满村全是笑声。良材却孤独地隔离在这氛围外边，忙他自己的事。他从书房（就是老苏必恭必敬地称说的老太爷的签押房）后身的套

间内翻腾出许多书籍和报刊来，这些报刊里有他父亲当年买的《新民丛报》和《民报》，也有他自己近年买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甚至还有《响导》。他把这些刊物各归其类，放在书房里，自己立下个规章，每天早起练拳，然后看书，边看边做笔记，十分认真。午后，嗣母睡过中觉，良材便携着小继芳陪着嗣母说闲话，又教继芳识字。这时候，继芳最高兴了，偎在她爸爸怀里，高声念了一个字，便格格地笑，又偷眼看着她奶奶，似乎说：爸爸在家，多热闹。老太太也高兴，为的良材好像收了心，不想出去跑码头了；但是老太太冷眼看来，良材这安静生活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很大很强的未知数。或许竟像是大风雷前的阴霾。

老太太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白天，良材脚步不出中门，怕见乡亲；晚上，睡得很迟，但既不看书，也不写字，只在卧室里踱方步，一会儿眉棱高耸，捏紧拳头，一会儿又摇头叹气，眉梢皱紧。他是有心事，是有一团乱丝似的矛盾的思想在磨折他的火热的心。……

婉小姐智激钱良材

朱行健在县立中学内教物理、化学已二十多年，

在中学创办时，是钱俊人（三老爷）介绍他进去的，每月薪金六十元。这个暑假将完，与朱相好的袁维明告诉朱竞新，王伯申等串通校长曾百行将鼓动学生在班上闹事，使行健下不去，自己辞职。朱竞新告急于和光、婉卿。婉卿出谋：不如行老以衰老告假，荐子自代。和光谓曾百行勾结王伯申、赵守义，左右逢源，目中无人，你此计虽妙，未必奏功。我看不如请良材出面，跟县署范科长说如此如此，料想范科长是会卖这情面的。婉：好，那得竞新到钱家村去一趟。

于是即吩咐阿寿雇定财宝的船，又备了若干礼物，托竞新带给钱永顺，并请钱永顺夫妇及子女进城来玩几天过中秋节再回去。

和光说，一切由竞新相机行事，我竟不写信了。竞新迟疑，看着婉卿。婉说：“和光想得周到，竞这么办罢。竞新，这位良少爷的脾气是不喜欢人家已经商定了办法而由他出面的，你只说县校风声如何如何，请他设法挽救。他如问行老有何打算，你才可以把我们商量的办法告诉他。”

次日，竞新一早走了。婉小姐亲自带领阿巧和木头施妈，奶妈抱着义女家玉，到二厅楼上三间打扫一番。刚进房，就有一股霉气扑鼻而来。婉皱眉道：“我说过，屋子不住人，窗子要常开，通通空气，可

你们总忘记了。”回头叫奶妈去取花露水来，自己抱着家玉，指点洒扫，一会儿奶妈取了花露水和喷雾器来了。这里床铺现成，够永顺一家大小六口安息。婉小姐一一看过，又命阿巧换了新蚊帐并被褥等等，什么都安排定当。看看日色西斜，婉把家玉浑身上下打扮一新，这孩子更胖更白……两睛如点漆，赖在婉卿身上，叫：“妈妈，妈妈，客人，谁呀？”婉亲着她的红喷喷的圆脸说，“是你的乡下爸爸和妈妈要来了。”家玉又问：“还有哥哥，姊姊？”婉卿点头。家玉乐得直笑，她在这里，没有小伴，张府的引弟也不能常来，一听得乡下的哥哥姊姊要来，她知道这一来总得住好几天，她可以跟他们在园子里掏蟋蟀玩儿了。

报说朱少爷回来了。

婉先问永顺他们呢？朱：“农忙不得闲。”和光又问：“所询事如何？”朱叹气道：“难难难！”于是他叙述到钱府后良材一听说曾百行的诡计，就勃然大怒，说曾百行这条狗，我正想打他，他倒想先咬人了。为今之计，先下手为强，尊大人先在省教育厅告一状，历举曾百行种种劣迹，然后和光、恂如、我，再动一张公呈（以上不用平铺直叙，应用问答体）。和光听说完后，沉吟不语，然后说：“办法呢，痛快。只怕扳不倒曾百行，那时，我们倒进退两难了。”朱：“我

也是这么想。”婉急问朱：“你当时怎样回答良材来的？”朱：“我只好说，回去与家严和你们二位商量着办吧。”婉看着朱点头：“你做得对。和光，看来非得你我走一趟不行。”和光道：“也还该先商量好到了那里怎样挽回良材的主意。”婉：“请将不如激将。你我怎样配搭说话，回头再商量，事不宜迟，明天就去。”

次晨，带了奶妈、家玉，就去钱家村。家玉听说下乡，乐得直跳，要带着她的玩具送给乡下哥哥姊姊。婉卿听说，便叫阿寿选买了许多新式玩具，分作五份，四份以家玉名义送给家玉的哥哥姊姊，一份送给继芳。又备了孝敬姑妈的礼物。

和光等到钱家村时，正见良材短衣，在教练村中青年农民（十七、八岁，三、四十人，持木棍代枪）。

进去见姑太太。继芳与家玉一见如故，马上就熟了。永顺夫妇也带着儿女来了（早由钱府通知），一同午饭。老太太见和光戒烟已得八分，甚喜，称赞婉卿有办法，和光有决心。婉卿说：“办法还是朱老先生出的。”

瑞姑太太问及和光：“听说你把几处房产都卖了，又把存在几家钱庄、商铺中的股本都抽出来，当真么？这是什么打算？”和光：“这是婉卿的主意，……我也是这样想。”良材：“现款都交给二舅父文卿，算

是入了他的文记行股。”瑞：“上海做生意，赚钱容易，倒账也快。善卿不就是几天之内把一间轰轰烈烈的善记行告了破产么？”婉卿：“二舅和舅不同，稳得多。”良材：“婉弟又替二舅出了许多主意，连二舅也佩服：怎么婉卿不出闺门，却洞明十里洋场的生意经。”婉卿于是把自己今春同和光到上海住在二舅父家同文卿商量的事大概说了，又说源长号也该乘早脱手，照现在这样下去，愈淘愈空，一旦出事，还会背一身债……。又说妈妈和嫂嫂倒也同意，只是碍着老太太，不敢办。姑妈几时得便劝劝老太太。

饭后，永顺辞去，并带家玉同去，老太太睡中觉。良材请婉卿、和光到书房闲谈。也说些时事：北伐军出师顺利，湖南不战而定。良材的书房就是老苏不敢擅自进去的老太爷的签押房。朝南玻璃窗，当窗一张大红木书桌，老大一个砚台，笔筒里插着几枝笔，书桌那一头放着书籍、报纸等等。良材坐在靠书桌的椅子上，和光和婉卿就坐在东壁的两张椅子上。来姑托着个小茶盘进来，把两盏茶放在和光、婉卿中间的小几上，又一盏放在良材面前，便侍立在婉卿身边。

和光开口，谓昨天朱竟新来钱家村，不知怎地就被曾百行他们知道了。他们倒先制造空气……。良材皱眉：“怎么？制造空气。”和光：“他们扬言，朱行

老教授法陈旧，学生久已不服，全亏曾百行从中维持，不然，早就不可收拾……。”良材：“哦！”和光：“还有些话，牵涉到老弟，咳，反正狗口不出象牙，不说也罢。”良材冷笑，却又对和光说：“你怎么这样婆婆妈妈，但说何妨。”婉接口：“我来说罢，他们说上次良哥铩羽而归，现在息影家园，上奉老母，下抚幼女，已经英雄气短，不想再管闲事了！”良材（呵呵冷笑）：“他们料定我不管闲事，我倒偏要管管。”忽然又笑道：“我中了你俩的计了，你们这是劝将不如激将，编这些话来激我来了。”和光失色，婉卿却抿口笑：“果然，我这小计，被良哥一口喝破，现在就请良哥来个将计就计如何？”良材：“朱竟新来，我授以一计，他告诉你们没有？”婉抢口：“我们听说了，只是此计有许多不妥之处。”良材是挨不得人家批评的，但对婉小姐，他总让她几分，便皱眉问道：“有什么不妥。”婉：“此计是未必扳倒曾百行，却对朱老伯不利。”良材：“哦！”婉：“曾百行和王伯申、赵守义是连鸡之势，他们一定也到省里反告朱老伯，省里一定派人到县来调解，那时，曾百行自然没事人儿似的做他的校长，可是朱老伯还有脸仍然当他的教员么？”和光：“婉卿所虑甚是。”良材低头半晌，然后仰脸大笑，忽而眉棱一耸：“依你们说，难道就此罢

手么？”婉：“不然，我们商量过，朱老伯年老，身体也不大好，不如告个病假，荐子代课……”良材大笑：“这不是正中奸党的下怀么？”婉：“良哥不要性急，还有下文，这可要良哥出力了。”良材摇头：“要我同曾百行这种人打交道么？不行！”婉：“谁叫你同曾百行打交道，你出一封信给县署范科长，如何？你只出一封信，下边的文章，和光去做，如何？”良材沉吟一下，说：“行！这是看婉弟的面子！”婉：“真多谢了”，说着便去磨墨；来姑忙道：“不敢劳动婉小姐……”婉瞅了她一眼说：“良少爷看我的面子才肯出信，难道我不该磨墨。”来姑笑了笑，就取出一帖上海九华堂制的花笺摆在良材面前。和光站起来到书桌边看良材写信，又说：“婉卿，到这边来，别挡住了光。”婉卿便走到和光与良材之间，眼看着良材提起笔来，兔起鹘落，气挟风霜。婉卿一边看，一边念道：“××世兄左右：金风送爽，白露瀼瀼，起居如何？念念。比闻县立中学有辞退朱行健老先生之意，未知确否？曾百行视县校为私产，误人子弟，劣迹累累，全县公正士绅莫不切齿。曾百行不知改过自赎，而乃胆大妄为，竟敢不利于行老。弟于行老，非亲非故，但先严在世时曾赞行老为可与言，可与论文者，则是行老与弟，谊属世伯，谁敢触犯行老，弟誓不与

两立，谁敢庇护曾百行，弟亦必破除情面，直道而行。弟虽不敏，然言必信，行必果，亦尝闻之矣。匆匆佈达，不宣。”良材掷笔对和光道：“如何如何？”和光咳了一声，婉卿急以足蹶和光，同时朗朗地笑道：“好极了，妙极了，良哥这一下杀手锏，我料范科长一定受不了。行，就这样罢！”和光趁势转口，也说“妙！”良材却哈哈大笑道：“和光，你先咳了一声，后来婉弟说好，你就改口。我倒要听听不同意见。”和光见被识破，只是笑，无话可说。

和光因事已谈妥，急要回去。老太太不许。是晚，婉卿陪老太太在老太太房内宿，良材陪和光在书房宿。二人谈天下大事，良材谓：从前康梁保皇，孙中山革命，旗号分明。可现在，国民党三民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是最终目的相同。（此时和光插言礼连天下大同一节。）良材说：但共产党又说他们和国民党合作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思是此时同路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他人难懂了。所以国民党内有一派人反对国共合作，这叫做右派，那末，左派不就是共产党么，据说又不是，真叫人莫名其妙。

良材透露，最近要到上海去。

补述十五章之一段

写良材在宅前广场舞剑，教青年农兵操练枪棒及武术时，竞新适来。述良材见竞新后先询和光、婉卿近况，得知和光戒烟大好，婉卿学骈文、诗、词等，甚为高兴。引竞新进宅，先见老太太，报告和光、婉卿近况，老太太甚喜。时将中午，良材与竞新到外边吃饭。（钱府气派，从竞新眼中着意渲染。）

补述十五章又一段

婉卿教和光去见范科长时如何软硬兼施。商量既定，和光正要动身，婉卿忽又唤住他：“等一等，还有点东西带去。”这时阿巧便捧过一个小纸包来。和光打开一看，是旧拓龙门二十品一部，道光年间宫用松烟墨一合。婉卿：“你只说这是竞新托你转手，孝敬范科长的。”和光大笑：“谁不知范科长俗不可耐，你用这雅致的礼品，恐怕不对劲。”婉卿：“越是俗人，越要附庸风雅。你放心，带去罢，包在我身上，这一手很灵！”

第十六章 梗概

首言冯府兄妹谈婚事。（开头一句是“同是这中秋节，冯梅生与妻、妹也在家中小宴，却风光不同，无心赏天上团圆的明月，却在议论冯秋芳与王民治将来能否团圆。”）（以下见另页所记）。

梅生想出了以黄府为二人相见的场所。于是先期约好。婉卿接待秋芳及其嫂。梅生找不到王民治，再回黄府，秋芳说不用找了，已知其何在（此用耳语）。梅生兄妹回家后，秋芳始说：婉小姐曾告诉她：王民治近来常到郭家打牌。但殊坦然不以为意。秋芳坚持不再与民治先晤，而梅生亦认为秋芳一定有办法一举俘虜民治，专心为秋芳办妆奁——从上海买来一套新房家具，柚木的，冯退庵的二姨太亲自选购的，价一千多元，也运到了。秋芳嫌太贵。梅生又出一小小檀香木盒，内有锦匣数只，启其一，乃钻石耳

环一付，比黄豆还大；又有钻石胸针，则更大，周围绕以红宝石，作心形。又最新式瑞士名产女式金手表一。秋芳戏谓其兄：你哪里发了横财？梅生又谓其妹：他已问过朱竞新甚至郭琴仙本人，民治只是解闷，而且近来也不去了。婉小姐的判断是不错的。

梅生夫人：现在离婚期只有半个月了，你们商定了结婚是新式呢，旧式。梅生：我打算新式，借商会礼堂行礼，宴会两家合办，在王府。因为我们住城外，这样才方便。明天同伯申说，大概他也赞成。

梅生又说：听说钱良材来了，明天是重阳，我想请他来家小酌，有事和他商量。秋芳和嫂都说：真想见见这位钱大少爷，婉小姐是不大佩服人的，可就是佩服这位表哥。

梅生等哪里料得到他们说这话时，良材正在黄府，第二天他却走了。

王伯申与梅生虽系世交，但两家一在东门外，一在西门边，相距远。又梅生和夫人在县里的日子少，秋芳则除寒暑假外都在学校，而且寒暑假也常居上海冯退庵（买办）处或梅生之沪窝。因此王、冯两家内眷极少往来。现在因提婚期，梅生在县日子多，秋芳因不喜那教会女校，暑假后不去了，而因阳历十月

中旬要结婚，所以在家。

王民治不愿之风声传到冯家，梅生不以为意，说民治不敢反抗父命，妹子那样人材，敢说县里除了婉小姐，便算妹子，结婚后民治自然伏伏贴贴。梅生夫人以为最好乘此一个多月使二人先相认识，“制造爱情”，言之再三，梅生只好同意。但秋芳不愿上王门，而看来民治也不愿来冯家（因为梅生知道民治自尊心极强），只有在第三家会面。梅生想起黄和光家，秋芳极愿，因为极想结识婉卿。

于是约期，秋芳与其嫂拜访婉卿，和光自然不避。梅生去约民治，不料民治到郭家打牌去了，梅生料想不到，如何能找到。此时有容已进省读书，父亲怒其多嘴，又考她的功课极糟，英文不会简短句子，甚怒，不让她回来吃哥哥的喜酒。民治闷极，故由宋少荣引其至郭家，此为第三、四次矣。

次日，梅生从朱竟新口中知民治常往郭家，大疑。朱倒为民治辨白。梅生归告其妹，妹倒说：他这是学你。梅生愕然。

（另一写法）秋芳与婉卿一见如故，婉已知民治误会而不乐此姻及近日出入郭家事，故当梅生找不到民治而来黄府发话时，婉即附耳告秋芳以民治必在郭家，并为民治辨白。秋芳深信婉，故即止其兄不

必找了。回家后始将婉语告其兄，并谓自己倒不因此而生疑，理由是民治在上海读书，并无涉足花柳丛中，而且，这郭琴仙不是半开门，守身如玉（这是梅生也相信的）；最后，民治、琴仙双方绝对不会发生做夫妻的妄想，因为门第等等，太悬殊了。民治如果想发泄性欲，则县中私娼如四宝、六宝之类，相貌也不坏，必到那里去而不到郭家了。于是梅生及其妻也释然，从此不再为秋、民二人会面设法。而秋芳与嫂倒常去黄府，遂与婉卿成为密友。

第十六章 大纲片断

冯梅生夫妇谈秋芳婚事

梅生谓其妻曰：“论貌，我不敢说满县城里除了婉小姐就数我妹子；论才呢，我敢说满县城里除了婉小姐，这第二人就不能不让我妹子了。”

妻曰：“无奈托父亲福佑的少爷们讨老婆就只重一个貌字。”

梅生沉吟：“看来王民治还不至于此，而且妹子的才，只有你我知。如果，如果，王民治当真是那样的蠢货，那——我就主张及早解除婚约，不能使妹子受一点委屈。”

妻曰：“那又该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笑话我们了。”

梅生不屑地说：“悠悠之口，不足计较。我和你

当年由朋友以至夫妻这一段时间内，人家不知编造了多少笑话。现在，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曾少了一根毫毛。”

于是夫妻二人商定如何先使二人见面谈谈。

冯秋芳与其嫂拜访婉小姐

梅生夫人（罗静生）及冯秋芳到黄府，与婉小姐一见如故。秋芳与冯夫人带来的丫环（阿秀）献上两个锦盒，冯夫人取了一个，递与婉小姐道：“初次拜访，这一点小玩意儿聊表心意，请勿见笑。”婉小姐打开一看，是一只玻璃翠的镯子，阿巧在婉背后，轻轻说：“这倒像小姐的那一只，原来是一对。”冯夫人道：“原是知道夫人有这么一只，所以今天特地带来，配成一对。”婉小姐连说：多谢。秋芳已将另一锦盒打开。婉小姐一看，是一只瑞士名厂最新式的金表，那表面周围和那条金表带上都镶着绿豆大小的钻石，光采照人。婉小姐笑道：“这礼，太重了，不敢受，芳妹留着自用罢。”冯夫人道：“她还有一只呢！都是梅生备的妆奁。”婉：“却之不恭，只好照单全收。”这时，阿巧在婉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婉点头。阿

巧退出。冯夫人道：“芳妹有个怪脾气，跟我差不多，就是不爱戴这些镶宝石的金表。”芳接口道：“婉姊不喜戴手表罢，留着送人罢。”冯夫人这才注意到婉小姐不戴手表，只戴一个珍珠戒指，那珍珠又大又圆，光芒四射，冯夫人还没见过这样的珍珠。这时，阿巧托着一个描金朱漆海棠式的小盘来了。盘里是两个锦盒，一只玻璃翠手镯。冯夫人：“真巧，现成的一对。”一边说，一边拉着婉小姐的手，给她戴镯子。芳也来帮忙，一面啧啧赞道：“有婉姊这样晶莹红润的手臂，才配戴这玻璃翠的镯子。”此时阿巧已将托盘放下，先打开一个锦盒，只一枚钻石别针，那一圈钻石也有绿豆大，但最打眼的是中间那鸽蛋大的心形红宝石。婉递给芳：“这是给芳妹添妆的。”阿巧打开另一个锦盒，送到冯夫人面前。冯夫人此时才注意到阿巧手腕上带的金手表，心想：怪道人家说，这阿巧是寸步不离的，自己不戴表，却教她戴。正想着，却听得秋芳叫道：“嫂嫂，这才是宝贝呢！”冯夫人看阿巧手中的锦盒里是一块径寸椭圆玛瑙，奇在中间有个金甲虫，好像还活着。冯夫人连忙说：“这是有钱没处买的，不能受。”婉笑道：“下次你碰到稀罕的玩意儿也送给我便得了。”说着，将两个锦盒盖好，对

站在秋芳身后的阿秀叫道：“来，替你奶奶、小姐收好了。”（下叙芳婉认为姊妹）。

梅生来了，对夫人说：“不在家，不知哪里去了。”（下叙竟新来，同梅生耳语）。

（下面讲）梅生见是留便饭，便笑道：“今天婉小姐与舍妹新认姊妹，怎么只拿便饭来款待，该罚三杯。”冯夫人及秋芳都埋怨梅生：“你欲把姊姊灌醉了？”梅生说：“醉不了，她是海量。”婉：“怎么你知道我是海量？”梅生：“城里有些好事之徒，组织一个拥婉派……对你的一切，调查得清清楚楚。”婉脸上红：“是哪些人？无事忙。”冯夫人指着她丈夫：“一定有你。”梅生：“不敢，区区是其中一个。”

冯秋芳赠阿秀

秋芳、其嫂偕梅生携一小婢同到黄府，小婢名阿秀，甚明慧，年十四岁，婉卿甚喜爱之。秋芳临别，谓姊姊既爱此婢，便留下罢。婉不肯。秋芳乃言此婢之父母欠赵守义高利贷不能偿，将以此婢抵押，三年为期。事为婢之老姨母（在梅生家工作多年）所用，告秋芳，秋芳代偿债而留婢。梅生夫人亦曰：婉姊既喜此婢，何必客气。婉又问债多少，秋芳大笑：区区

之数何必挂齿，算是妹进见的贽敬罢。婉乃不再言。次日回拜，送了两倍于婢债的礼物。（婢债乃问阿秀而知之）。

第十七章 大 纲

钱良材在黄府赌酒

重阳前夕，良材来张府拜节，下午又到黄府。婉小姐见良材来，十分高兴。

和光和良材正说着闲话，那边履声阁阁，婉小姐像一朵彩云，早来到面前。婉小姐穿一件墨绿丝带周声镶滚的石青色丝绒短袖旗袍，越显得细腰一捻，摇曳多姿。脚上是蜜色长统丝袜，配着金色高跟皮鞋，竟看不出是缠过的半天足。右手戴的还是那支玻璃翠的镯子，左手却是一只白金壳周围镶嵌钻石的女式手表，配着白金弹簧表带。头上梳着灵蛇髻，耳上是珍珠和红宝石并蒂花式的耳环，那珍珠有黄豆大。良材从没见过婉小姐这样打扮，只觉得光采逼人，眼光缭乱，一时竟怔住了。婉小姐朗朗地笑着说道：“怎么，不认得了。”良材搭讪答道：“当真，我说呢，

是哪里来的天仙。”和光也笑道：“你这一身行装，怎么我从没见过。”婉小姐横波顾盼佯嗔道：“好呀，你们两个，一个是我亲爱的丈夫，一个是我尊敬的表哥，今儿竟串通一气开我的玩笑来了，该罚酒一杯。”话声刚落地，跟在身后的阿巧早把两只高脚的小小玻璃杯斟满了酒送到和光、良材的面前。良材看阿巧今日的打扮，也自不同。穿的是鹦哥绿提花软缎的夹袄和夹裤，也是蜜色丝袜，脚上是白缎子绣红花的软底鞋，左手也戴着手表，却是金的。良材心想：“主仆二人今天这样打扮，好像有喜事似的。”和光看着杯子里的酒笑道：“傻丫头，怎么就斟出白兰地来了。空肚子喝这种烈酒，是会马上醉倒的。”婉卿说：“良哥海量，白兰地不算什么。我的酒量有限，但今天是好日子，勉强奉陪。至于和光，让他喝葡萄酒罢。”和光连声：“这最公道。不过，你们这两杯暂且挂在账上，先吃些菜，然后补喝。”（此处要曲折叙出，先写三人闲谈，后写阿巧与×妈摆开桌子，次写端上菜来。）婉卿点头，就把四盆冷荤中间那个七寸径、深口、带盖、蓝花白瓷盘的盖子揭去，阿巧连忙接了。良材看时，是红烧鱼翅，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阿巧这时又已递过一个白瓷大匙和一只小碗。婉卿接了，就把鱼翅盛在小碗里，满满的，奉给良材道：

“请！”这时阿巧已经给和光、婉卿各盛同样一小碗。良材吃着，极口赞好，说：“这一定是婉弟亲手烹调的，久闻其名，今日才尝到了。”婉卿微笑，反手指身后的阿巧道：“今天的是徒弟做的，阿巧，还不谢良少爷的夸奖！奉敬良少爷一杯。”阿巧真个又斟一小杯白兰地送到良材面前道：“谢谢少爷，请少爷赏个脸，干这一杯。”良材大笑，引杯仰脖，一下就干了。

良材问：“听说婉弟这两个月来读了不少骈文，请问六朝骈文中，你最赞赏的是哪一些。”婉卿答：“我赞赏梁令嫻祭夫敬业的祭文。”和光点头微笑。良材道：“哀江南赋呢？”婉卿：“以我看来，不及祭文。”良材：“你这眼光比老杜还高啊。”婉卿：“老杜赞庾信，是因为他‘生平最萧瑟’，与自己遭遇相似。我赞赏梁令嫻，是因为我那时心情和她也仿佛。”……（此下写婉为和光戒烟担心。）

良材谓和光气色大好，戒烟有成。和光：只怕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良材大笑：老兄真所谓三年前给蛇咬了一口，如今见一条草绳也心惊，婉弟策划周到，这种事，她是全神贯注的，你一切都听她调度……。和光：可不是，她也是这样说的，可是，她表面镇静，内心里似乎也时常捏一把汗。

婉卿便要行酒令，用杜诗花字飞觞。良材说：“婉弟，你这明明袒护和光，却来作难我了。”婉答：“袒护他（一手指和光）倒是刺着了我的心，作难你，却未必然。谁不知道你肚子里不但有杜诗，还有全唐诗哩！”和光道：“我来个折中办法，竟不用滥熟了的旧酒令，我们今天来个新花样。”良材：“什么新花样？”和光：“我先说一个做样子。”因指着良材说：“你武能部署乡党，筑堰防水；文能仰事俯育，夫兼妻职。”良材大笑，婉卿又端过一杯酒来，放在良材面前说：“你武能拳打城狐，脚踹社鼠；文能走马章台，粪土珠翠。”良材道：“哪有此事？无端诽谤，该罚一杯。”婉卿：“上句是纪实，下句已为你开脱，怎么还说我诽谤呢！”良材：“上句是纪实，但下句‘粪土’二字不妥，我还不至于那样骄狂。”婉卿：“那么，换个‘倚翠偎红，一尘不染’罢？这可是实录？”良材微笑不答。和光：“婉卿这一说，必有所据。”婉卿：“都是二舅父来信说的，他还夸你既能逢场作戏，又能坐怀不乱呢！”良材恍然，于是说：“我把事情的经过照实说一遍罢。”（以下用回叙，换行另段。）

原来良材到上海，总住在文卿家虽，他照着婉卿姊弟的称呼，也叫文卿二舅。文卿也是个怪人，他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娇女，屡次不听夫人的劝告，

不肯娶妾，但是三天两头总要到长三堂子里吃花酒，不是人家请他，就是他还席，这中间当然有生意经，但也不无消遣取乐之意。有一天，文卿又要去吃花酒，而且是他做东，他便拉了良材同去。良材从没嫖过，本意不去，转念借此看看，以广眼界，未为不可。于是坐上文卿的汽车，一会儿就到了长三妓院集中的“特区”，只见一幢幢房子灯火通明，门前都停有黑牌小轿车，门楣上都有小巧玲珑的灯牌写着这家院内妓女的名字。

文卿的汽车刚在花好好妓院的门前停下，早有打杂的高声喊道：“陆老爷来了！”文卿携着良材刚上楼，就有十几个男的和女的拥上来叫道：“主人后到，该罚酒三杯。”内中有个方脸的中年胖子朝那些女的大惊小怪地叫道：“文翁今天带个小白脸来了，这是谁？不曾会过。”良材一听小白脸这三个字，就不高兴，又见那些妓女的眼光都注射着自己，上上下下打量，有的边看边咬耳朵，又吃吃地笑，良材心里就更不高兴。文卿似乎有点觉得，便说：“先入了座，让我介绍。”当下一齐入座，文卿一一介绍，良材才知道刚才称他小白脸的那个中年胖子就是冯梅生的伯父冯买办。末了，文卿才指着良材道：“舍甥钱良材。”冯买办就说：“怪不得英俊非常，原来是三老爷的公

子。”座中一个五十来岁，仪容清癯的客人对文卿说：“我看令甥是三国志上的周瑜再世。”冯买办大笑道：“却不道是郑元和再世？”那客人道：“非也！周瑜当年是文武全才的美少年，不然，怎么配得上小乔呢！”良材听了，不觉一笑，这时猛听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说道：“各位老爷，勿要乱说哉，阿要侬给钱大少做个媒？”良材急看，此人坐在文卿座后，三十来岁，淡装素抹，倒也不俗。心想：这大概就是花好好了。众人都起哄说：“对，你就介绍一个罢。”那位清癯脱俗的客人又说：“北里的翘楚，今天都在这里了，我看不如就这些信人中间选一位转局罢。”众妓一听都格格地笑了。她们开头看到钱良材白面红唇，剑眉星眼，英俊之中带一点妩媚，衬着那一身高级洋服，更显出骨格清奇，早已十分爱慕，如今又听说是个世家公子，便个个想来巴结，却又要拿身份，不肯自荐。正在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文卿却道：“我有个公道办法，竟是掷骰子罢。谁掷了个全红，就谁转局到良材身边去。”大家哄然称妙，早有值房的小大姐拣了骰盘来。十个妓女轮流掷去，掷到第六个，竟出了全红。还没轮到的那四个就说不用掷了，已有定局。冯买办不依：“如果再出个全红，还可以覆试，两红较量，再定胜负。”众人都起哄说快掷，快掷。那四

个也擢了，果然又出一个全红。众人大笑，要那两个“覆试”，可是两人都不肯，互相谦让。冯买办道：“不用推让，就是两个人都伺候钱大少罢。”又和文卿咬耳朵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文卿仰脸大笑，冯买办立即一手一个挽住那两个，朝左边一间厢房走去，回头又唤“文翁……”。文卿笑着，推良材也往那厢房走，众人不知其故，都跟了来。冯买办把三个人推进厢房，就说：“你们商量，自己解决！”说着碰的一声，关了门。良材去拉那门时，却已在外面反锁上了。良材看时，这房极小，靠后有床，中间是四张洋式小椅子围绕一个小圆桌，一面有窗，良材探头窗外一看，下边是个断头小巷，停着一辆人力车，想来这小巷的那一头是通大街的。良材心想：何不跳窗出去，再从大门进来，吓他们一跳。又想：何必卖弄本事，惊世骇俗。良材正在思量，那两人互相埋怨：早先不该互相谦让，现在怎么办？一定有人借此造谣，多么难为情。良材此时才看这两人身材小巧玲珑，眉目如画，倒也不俗。良材就说：不要急，我叫他们开门罢！他看见那门楣上有一对小小的长方形通风窗，开的挺直，一耸身，就两手攀住那通风窗洞，伸出头去大声喊道：事情完了，快开门！那边大房里的一群人说说笑笑热闹非常，猛听得这一声大喝，都怔住了，然

后又突然大笑起来，却有人同声叫道：“光是你说不算数，也叫她们两个来。”良材松手，两脚落地，拍拍自己的肩头，对二人说：“来！站在我肩上，你们去叫开门。”那两个只是笑，却不动。良材蹲下身，先把一个提上左肩，然后把那一个提上右肩，两手反托住那两个的臀部，直立起来；那两个又是笑，又是怕，手扶着窗洞大喊，又格格地笑。这时门外早围着一大群人，拍手笑闹，却没有人来开门。文卿觉得再闹下去就没味儿了，他自己上前开了锁。良材放下肩头的两个人，开门出来，说道：我叫个双局，你们满意了罢？大步走到酒席前坐下，拿起一杯酒，一仰脖子就干了。……

良材做个手势，笑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没有倚翠偎红，也不敢粪土珠翠。同是平等的人，她们不幸而操此贱业，供人淫乐，表面看，她们是无耻之尤！我想她们心里是痛苦的。她们是这万恶社会的产物，是那些人面兽心却既富且贵的恶棍们的玩具，我十分同情她们，怎敢粪土视之呢？”

良材没说完，婉卿就斟了满满一杯，搁在他面前，要他喝。良材说：“你们夫妻兴连环进攻，我可受不了！怎不让我回敬呢？”婉卿：“你先喝了这杯。”良材喝了，用空杯照着和光道：“你武能洞察奸谋，排

难解纷；文能临池挥洒，拥鼻低吟。”和光：“下联不敢当，上联则婉卿指挥若定之功，我是恭遵将令而已。”婉卿噘了和光一眼道：“只看见人家为妻室谦让，却有你呀，却替老婆装金。我呀，你们听我自赞：我么，武能捉鸡打鸭，呼奴斥婢；文能一灯相夫，吞吐烟霞。”良材连说不对，近似虚伪，定要罚一杯，连刚才抢座该罚，共罚两杯，于是斟了两杯，逼着婉卿喝了。良材又斟一杯放在婉卿面前，说：“你武能持筹握算，追踪陶朱；文能丹青寄志，玉尺量才。”婉卿道：上联下联的下半句都不敢当。良材不由分说，斟一杯逼着婉卿喝了。

婉卿连喝三杯，不觉满面红晕，香汗盈盈，浑身发热，她说声“少陪”，就往后房走，阿巧也跟着去。

婉卿进内更衣，和光看着婉卿背影，说：“良材，今天婉卿兴致特别好，你我不可不喝一杯。”良材似有所思，干了一杯，看着和光也干了，轻轻叹了一口气。和光如有所感，忽然问道：“良材，你走南闯北，风流跌宕，天下多奇女子，难道竟没有一个中意的？”良材微笑不答。和光又说：“你这一次的逢场作戏，消息传到这里，瑞姑妈倒不在意，张府老太太却急了，抱怨说，这都是瑞姑妈不上紧替你续弦之故。可是婉卿却说，要给你找个续弦夫人，实在为难。”良材听

了，仍笑而不答。和光说：“婉卿以为老兄对于故世的嫂夫人是尊之，敬之，百般的体贴，百般的爱护，可是，你们俩——掉一句烂文言——是同床异梦，用新派的话，就是你们俩在精神上住在两个世界。”良材：“婉弟当真是这样看的么？”和光：“我倒觉得她只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她这话虽奇，却未必中肯。老兄，这要请你自己下一转语了。”良材俯首良久，低声叹道：“婉弟真我知己也。”和光道：“老太太为你的续弦很操一番心。婉卿以为我们全是井中之蛙，而你，老兄，湖海之士，所见者广，一定有了意中人，只是时机未到，尚未亮出来罢了。”良材道：“这却猜错了。我的确遇见过各式各样的新派女子，然而，皆非我思存。”和光吟道：“曾经沧海难为水。也许有你中意，而罗敷有夫，对么？不过，许静英你不屑一顾，足见你的眼界在百尺楼上。你何妨说说，你理想的意中人该是怎样的品貌、才情、志气？”良材举杯喝了一口，慨然说道：“你听，婀娜之中藏刚健，能使人醉，能使人不敢平视。知古识今，敢作敢为；权谋应变，叱咤群小。如此而已。”和光一字一字听罢，笑了笑：“这样高的标格，你还说如此而已。既生良材，必有佳耦，但这样的奇女子，可遇而不可求。”良材又干了一杯，望着和光道：“和光，请勿多心。天

南地北，有女如云，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婉卿。我不续娶则已，如要续娶，必是和婉弟一样的人物！”和光仰面大笑道：“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下故当不啻如此。”又说：“此黄何敢比肩彼王，但潇洒脱俗，自谓近之。”

两人正自大笑，婉卿已翩然到来，笑声顿止，二人目相视，又不禁笑。婉卿已换了装，上身是妃色云霞纹粉地软缎绯色缎周身滚边的夹袄，袖长及肘，身长及腰；下身穿一条月白色闪光提花法国软缎的裤子，裤管也是绯色缎子滚边。灵蛇懒髻也改为左右两条辫子，辫梢扎有二寸长的彩线，绾住这两支辫梢的，是一个碗口粗的大红洒金生绢制的连环同心结。这一身打扮，比刚才更显得轻盈绰约，而且更像个待字娇女，不像个垄断居奇、料事如神，使人又敬又爱又怕的少奶奶了。阿巧跟在后边，捧一大盘，盘中有四碗燕窝（此前当写上过一只八宝鸭及一大盘鱼）。婉卿一面让客，一面说：“你们正说得热闹，怎么我一出来，就闭口了。”和光支吾道：“说些和你不相干的话。”婉：“不相干，谁问相干不相干，你倒先辩白，这就是个老大漏洞。”良材匿笑轻声说：“好厉害！”和光以目示意对良材说：“可不是当真没说什么。”婉卿觉得丈夫和表哥笑的古怪，又目光灼灼只在自己全

身上下缭绕，不禁生疑，眉尖微蹙，一针见血地说：“好呀，你们背地里拿我开玩笑！”和光大笑。良材急辩：“真冤枉！”婉卿摇头道：“看你那种急于辩白的神气，……哼，快说罢！”良材有点窘，抛一个眼风给和光，又笑了笑，说：“当真没说什么，和光，你说一句，婉弟就不会再生疑了。”婉卿笑了笑：“良哥，你这眼色就是禁止和光说真话。”和光与良材同时惊愕地叫了一声，又笑了。婉卿板起脸道：“我料得到你们编派我些什么话，不要你们说了，阿巧，取大杯来，一人罚三杯。”阿巧应了声，转身进里面去了。和光慢吞吞说：“酒，不能再喝了，告诉你罢，是这么回事。”把刚才良材说的娶妇当如婉卿，自己又引新妇得配参军的典故，互相笑谑等等，说了一遍。婉卿也忍不住笑，但一朵红云也飞上两颊，低了头，下意识地拈取一支象牙筷子，忽听阿巧在耳边低声说：“大杯来了！”婉卿似乎一怔，慢声说了句“放在那边”，然后举起筷子指着良材说：“良哥，承你看重，可是，妹子何足道哉！既然良哥有那样的心愿，妹子有个要求，良哥先答应下来罢。”良材不知婉卿有什么要求，迟疑不答。和光仰面大笑：“老弟，前头何等豪爽，如今又何等忸怩。好了，我代你答允下来，婉卿，什么要求？快说。”婉卿笑了笑：“将来我给良

哥做媒的时候，良哥可不能拒绝！”良材沉吟未答。婉卿吃吃笑道：“良哥为什么这样顾虑多呀？我不会把一个许静英硬塞给你的。”和光问：“你心目中有谁？能配良材？”婉卿正容答道：“眼前，并无其人。我是说将来万一……”良材恍然，笑道：“将来婉弟做媒，我决无二言。”说罢，举杯一饮而尽。婉卿把手笑道：“这才像个良少爷！和光，我们也喝一杯。”

良材又斟一杯放在婉卿面前，说：“回到原题罢，我还有一赞：你武能拔救琴仙，戏弄恶少；文能配制奇方，助夫戒瘾。”婉卿诧异道：“这琴仙的事，你从何知道？”良材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表妹，你先干了这杯。”婉卿端起杯来，也是一饮而尽。

和光问良材：“怎么拔救琴仙？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琴仙又是何人？”良材：“你先喝一杯，我再说。”和光如命。良材乃说：“这是今天朱竞新告诉我的。琴仙姓郭，是县里有名的摆碰和枱子的郭老娘的女儿，今年不过十七八岁，长得美貌伶俐，善于应酬。父亲早故，母女二人，无以为生，就摆个碰和枱子，使这琴仙做个活招牌，真个门庭若市，县里的少爷班没有一个不曾到那里去玩过。恂如也是其中之一。……”和光恍然道：“怪道有一次婉卿对恂如说：你少到琴仙那里去，宝珠会吃醋的！”良材说：“朱竞新自然也

是那边的常客，据他说，这琴仙虽然处在少爷党的鹰瞵虎视之下，却能从容应付，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丙复制甲，如此循环，保得一身清白。”和光叹道：“难得难得，该浮一大白。……”良材正想说下去，低头喝金桂樱桃燕窝汤的婉卿忽然笑道：“良哥，你只顾说，忘了吃菜，下面的，让我自己说罢。那一天午后，我正在园子里湖山石边教家玉认字，忽然阿巧在我耳边悄悄说：‘朱少爷来了。’我抬头一看，竞新已到园门口，脸色慌张。不等我开口，他就没头没脑地说：‘这事，这个人，非婉小姐不能解救。’我问：‘什么事？什么人？’他说：‘人是琴仙，……’我急问：‘琴仙？郭琴仙么？出了什么事？’竞新说：‘她落了樊雄飞他们的圈套，眼见得难保清白了……。’我听了怒气直冲，急问：‘人在哪里？叫阿寿来……。’竞新回身指着园门道：‘人在门外。’又叫道：‘琴仙出来，婉小姐要见你。’这时，我看见一个比阿巧高一头的俏丽、文雅的姑娘满脸通红走到跟前，扑地就跪下了。我真不防她一见就叩头，连忙拉她起来，说：‘同是乡邻，你我只算姊妹，你有什么委曲，慢慢说，我们大家想办法。’我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我旁边，竞新对我使个眼色，就悄悄走了。家玉一双小眼睛骨碌碌地看着琴仙，扒在我耳边轻声说：‘妈妈，这姑

姑真漂亮，干么哭。’琴仙忍住眼泪，朝家玉笑了笑，忽然，又抽抽咽咽起来。我捏着她的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心想：‘这是伤心之极，无泪暗泣，比放声啼哭还痛苦。’（此下长篇叙述，该有和光、良材二人插话。）这时阿巧捧了一大杯茶来，我接在手里，递给琴仙道：‘喝口茶罢，定下心，慢慢说，在这里是保险的，没人敢来惹你。’琴仙把茶喝了，忽然泪流满面，家玉忙把自己身上拴的手巾递给她。她接了，擦把脸，抱起家玉，在她脸上亲一下，这才说：‘一个月前，我妈病了，瘟郎中用错了药，妈浑身火烧似的，直叫要喝冷水，喝了多少冷水，烧也没退，只两天，妈的脸变得猪肝一样，邻居来看，都说是瘟疫，要传染人，不能耽搁，可我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办法？平时常来的少爷们一听是瘟疫，都不上门了。再请别的郎中，只按一下脉，不肯开方。妈病了七天，半夜里就死在我臂膊上。’说到这里，琴仙又哭了，我亦忍不住要陪眼泪，家玉紧扑在我怀里，这孩子，真懂事得早。我叫阿巧抱了家玉进屋去，我拉着琴仙到走廊里，靠阑干坐了。琴仙扯起衣角擦了眼泪，奋然说：‘挨到东方发白，我去叫邻居帮忙，都不肯来，还催我：赶快把死人弄出去，不要放在这里害别人。我狠一下心，把前门锁了，从后门出去，想找王伯申的

儿子，那知倒吃了他家管大门的一顿臭骂。我恨极了，往回走，心想找朱少爷’……”婉小姐歇一口气，拿起酒杯来喝一口，然后说：“竟新常到琴仙家，只是看人家赌，有时也代人打几副，他自己没钱，不赌，可是，逢到那些恶少动手动脚调戏琴仙的时候，他都常常设法给琴仙解围，琴仙知道他是好人，所以危难之中想到他。（此处夹和光、良材的议论）不料半路上遇见了樊雄飞和徐士良，一把拦住问道：‘哪里去，听说你妈病了。’琴仙知道这两个不是好人，但又不能不理，只应着：‘死了’，只管走。那两个紧跟着说：‘你的邻居都吵着，你得马上把你妈入殓，这热天，可不能耽搁一天两天啊。’琴仙一边走，一边回答：‘这个，谁不知道，可是，总得给妈擦擦身，换件衣服。’樊雄飞装出关心的样子，说：‘也得先把棺材什么的办好。’琴仙一听买棺材，心想：钱不凑手，怎么办？脚步就放慢了。徐士良就说：‘善堂里还有一两个施舍给穷人的薄皮棺材，你到赵府里求求赵老爷，会赏给你一个。’琴仙一听要去求拜赵守义，就不干，何况还是薄皮棺材，她摇着头，又走。这时快到她家了，只见巷口拥着一堆人，还有个警察，嚷嚷闹闹，指手划脚，看见琴仙来了，都说：‘好不懂事的小娘，干什么去了？’那个警察本来就认识琴仙，也假装关心

似的说：‘四邻都说你妈是瘟病死的，告到警察局，要把你妈马上抬出去埋了，你得赶快打主意。’这时，樊雄飞做好做歹，劝住了吵吵嚷嚷的四邻，一面对琴仙说：‘你不要施材，也是你的一点孝心，如今事不宜迟，我代你到棺材店弄一口像样的棺材，先挂账，过了丧事，你打点着还他们罢。’”婉小姐歇口气，良材皱着眉头，和光说：“看来警察出面催，四邻吵闹，都是樊、徐二人安排的。”婉小姐喝口酒，又说：“我也这样估量。长话短说，琴仙把妈入殓，又叫六个和尚念了三天经，然后把棺材抬到善堂的公坟地上埋了，事情办好，琴仙也病了。邻居又说是瘟疫，谁也不来看看。樊、徐二人来算棺材账，以及其他一应代垫的钱，见琴仙病了，就要代请医生，也说，这屋不干净，不能住，善堂里有空房间，搬去暂住，病好了再回家。琴仙只说谢谢，不用操心，死了倒干净。”和光点头：“有主意，看得透。”良材说：“不要打岔，婉弟快说。”婉卿笑了笑说：“琴仙是有见识的，她不信她妈是瘟，而是吃错了药。她也知道自己没甚大病，不过是悲痛夹劳累，躺几天就会好的。她饿了只喝粥，果然，七八天就大好了。她起床后出去买点蔬菜，回家就翻箱倒笼，捡出几件还值几个钱的衣服，又凑上几件首饰，打算去当了好还债。她正忙着，樊、徐二人又来

了，先恭喜她大病不死，必有后福，又说，她再整旧业，依然会门庭如市，可一面就拿出一叠发票，指着道：‘这是棺材账，这是和尚账，这是一应杂项账。’琴仙听说总数要一百几十元，知道他们是从中捞了一把，可也无从同他们辩驳，却看着刚捡的衣服和首饰，知道这些东西变不出百多元，便对樊雄飞说：‘承蒙照应，真是多谢，可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请宽限几天。’那徐士良对樊雄飞使了个眼色，满面笑容说：‘琴仙，凭你这个人，值多呢，只要你放灵活些，百来块钱，自有人送上门来，我们还怕你拖欠么？只是，先小人，后君子，总得立个借契。’琴仙还没作声，徐士良身边摸出一张纸递给琴仙，要她画押。”良材拍案道：“这是卖身契！”婉卿说：“差不多。琴仙颇识几个字，看那借契写的是：‘今借到赵守义堂银洋壹佰五十四元，一月为期，利息十元，到期共该本息一百六十四元，如到期不能清还，情愿认罚二十元，展期一个月，如到期再不能清还，认罚如前。但三个月后不再展期，如何清偿，到时另议。中人：樊、徐。’”和光吐舌道：“有这样的重利盘剥？”婉卿接下说：“琴仙一算日期，还有五、六天才满一个月，就不肯画押，说：“让我盘算盘算，三天后定局。’那两个不肯，琴仙发话道：‘你们这账，是天晓得，我不

来计较，你们倒立逼要画押，我偏不，看你们告官去。’”良材叹道：“琴仙真是可儿。”婉卿：“这样，那两个就被顶回去了。琴仙也不去变卖衣服首饰了，心里盘算，五六天，哪里去弄这笔钱？除非，像徐士良暗示，走半开门这条路，那时，不要说眼前这几个钱，再多些也不难。她对我说：‘可是，既然要走这条路，何必等到今天，趁妈在世时，我要是肯走这条路，妈也享几天福，这一场病，也不至于冤冤枉枉送了命了。’”良材又叹道：“想不到小户人家出这样的人，真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了。”婉卿道：“当时我听了，也觉心酸。我就问琴仙：‘那么，你本来就不愿意干那一行的？’琴仙哭道：‘都是为了妈。妈多病，想给人家做老妈子，人家也不要。我呢，到有人要，可是一个人的工钱养活不了两个人，况且，我去试过，那是曾校长家里，才四五天，这家伙就毛手毛脚，不存好心，我一气就走了，连那四五天的工钱也没拿。有人就来劝妈，摆个碰和枱子，只抽头，块把钱一天是捏得稳的，如果灵活些，好处多哩。小姐，你是无事不晓的，摆碰和枱子的人家，十有九兼做暗娼，我不肯那样灵活，但妈被说动了心，又想想别无生计，我只好答应，但跟妈说定，我不能灵活到那种地步。妈是疼我的，不来勉强我。当初指望混这么一年两年，

积几个钱，就收拾这齷齪杌子，开个小铺子，将来招个女婿，我也了却终身大事，妈也有个依靠。谁知道，你有如意算盘，天老爷有铁算盘。净抽头，扯算起来，一天原也有块把钱，可是要供应少爷们一顿点心，再加茶、烟，所剩就有限了，而且警察又常来敲诈，每次多则一元，少则几毛。这样，一年下来，吃过用过，只落下几件像样的衣服，总积不起钱来。”她说这里，我才留心看她的衣服，是一身青灰色毛司布（半棉半毛的料子）的衣裤，里面是白洋布衬衣裤，上身加一件毛线背心……”和光问：“到底她怎样又遇见朱竞新，又到我们家来的呢？”婉卿说：“琴仙盘算了一夜，决定去找朱竞新，打算央他介绍到什么人家去做帮工，钱多少不计，但要正派人家。琴仙会针线，会烧菜，还会做各式点心……”和光：“竞新带琴仙来，就为了这个。”婉卿点头，又笑着说：“你看来该怎么办？”和光未及答，良材插口道：“如果光是留下琴仙，就不像婉弟的手笔了。”婉卿道：“良哥真是我的知己。我当时留下琴仙，叫阿巧带她去吃饭，一面叫竞新去打听：樊、徐二人开的那篇账，有多少虚头。”和光问：“你打算代琴仙打官司？”婉卿道：“差不多。那知竞新说：不用打听，少荣知道得清楚，他告诉我，实在只花了六十四元，那一百是虚头。”良材拍案道：

“岂有此理，婉弟，你怎么办呢？”婉卿道：“那时，我想，事情不难办，可是总得有一个人出面。我自己呢，不能出面。竞新呢，压不倒那哼哈二将。恂如呢，给老太太知道了，我可要挨骂，而且恂如办这种事也嫌嫩些。我正在踌躇，竞新已经猜到我的用意，就轻轻说：‘我保举一个人，可以出面压服那两个。’我问是谁？他说是冯梅生。”良材道：“好！竞新也是可儿。”和光道：“怪道那天酒吃到一半，王伯申的当差到梅生耳朵边说了一句，梅生就说少陪，匆匆离席，好半天才回来。哦，今天才知道，那天我应王家的邀请，你在家中却办了这件事。”婉卿道：“梅生一来，就说刚才路上，竞新已把事情前前后后都说了，婉小姐差遣，我无不遵命办理。我料到冯梅生会一口应承，就把准备好的一百五十元交给他，说：‘冯少爷酌量，该给他们多少就给多少，可是事情要办得干净利落。’梅生接了钱，又说：‘这两个人在哪里？’竞新接口说：“在××茶社，我引你去。”婉卿至是又喝口酒，拍手道：“事情完了。我只花了八十四元。”于是就低头吃菜。和光问：“琴仙还在我家么？怎么我进进出出，不见她？”良材却问：“梅生是怎样办的？”婉卿仰脸笑道：“和光，你从不到二厅楼上，怎么见到她，况且我吩咐家里人不准提起这件事。再说梅生到了茶

社，先进里面的雅座，正好没有别人。竞新把这两个宝贝带进去，梅生开门见山就说：‘你们真好意思，在琴仙身上打主意，人家是卖笑钱，你们用了它，你们不成了乌龟么？现在琴仙要告状，是我揪住了。问你们：愿私和，愿当官？愿当官呢，我就不管，看你们在衙门里出丑罢！愿私和呢，得听我的话。’”和光笑道：“梅生真行。这样的话，恁如是半句也不会说的。”良材道：“别打岔，听婉弟说呀。”婉卿道：“那两个见了梅生，先已矮了半截，又听这样的硬话，那里还敢分辩，只说听凭吩咐。梅生先给他们六十四元，说，这是还清你们填付的，又给了二十元，说，一人十元，赏你们，总算你们张罗了一阵。”良材鼓掌道：“办得大方。”婉卿说：“还有呢！梅生逼着二人把那张借据——就是琴仙不肯画押的，拿出来烧了，又逼着他们写一张收据……”说着，婉小姐用手向阿巧一招，阿巧便从身边摸出一张纸来递给婉小姐，和光却抢过去，一面看一面念道：“今收到郭琴仙姑娘还清因母丧代填银洋六十四元，又谢代为张罗，给银洋二十元正，从此两清，不敢再有后言，此据。樊雄飞、徐士良签押。”良材道：“办得好，斩金截铁。”和光道：“还有那两个的手印呢！”说着，把字据交给阿巧，就说：“快请琴仙出来，让我们认识认识。”婉卿笑道：

“迟了一天，已经送走了。”和光、良材同声问：“送哪里去了？”婉卿笑指良材道：“送到你府上去了。”良材摇头不信。婉卿道：“琴仙在这里住了四天，果然能干，针线、烹调，都好；人又和气，又伶俐，真是眉毛眼睛会说话的，我舍不得她走。可是，我想，姑妈身边的来姑，身体单薄，老是生病，姑妈少个得力的人，上次姑妈来时，要我留心找一个，这琴仙再合式也没有，只不知琴仙心里如何打算。恰好竞新那天把琴仙的一大一小两个皮箱送来，并说房子已退掉，欠一个月房租已代付讫，又拿出三十多元，说：‘这是变卖琴仙家的家具的钱。’我就把皮箱、钱都交给琴仙，并问琴仙今后作何打算？她说：‘已经说过，我是跟定了婉小姐了。’我说：‘我也喜欢你，可是，我有个姑妈，托我找个得用的人，一向没找到，你正合式。’琴仙就问是哪一家？我说是钱家村的钱府。琴仙又问：‘是良少爷府上么？’我说：‘正是。’琴仙又说：‘钱府派头大，男女下人极多，恐怕我这笨手笨脚的人，姑太太看不上眼。’我说：‘你还是笨手笨脚，那世界上就没有伶俐的人了。姑太太极怜爱房里人，你决定去罢。不过，那是乡下，怕你嫌寂寞。’琴仙忙说：“这里熟人多，要是上街碰见了，又要纠缠。’这样，事情就定了。凑巧第二天，永顺兄来看家玉，

又带了时新蔬菜给我们，我雇了船，写了给姑妈的信，托永顺带了琴仙去了。良兄进城那天，正是琴仙下乡，所以你不知道老太太身边多了个人。”良材道：“真办得好。我正想出门走走，如今妈身边有个得力人，我更放心了。”和光、婉卿忙问：“何事又要出门？这些天来，邻省战事正一天一天激烈，谣言很多，怎么你又要出门。”良材道：“正为此，我要出门去，见见世面，得些真消息。北伐军已进湖南，东路军听说也进展顺利，眼见得天下快要大变动，我要出去看看。”和光默然点头。婉卿问：“到上海？”良材说：“先进省，后到上海。婉弟，如有风吹草动，妈该进城呢还是不动，都请你作主。”婉卿道：“你不回乡下去拜辞了姑妈再走么？”良材道：“不回去，怕老人家阻拦，就走不成了。我写个禀帖给老人家，婉弟代我面交如何？”婉卿道：“遵命。”又叫阿巧斟酒，举杯道：“祝良哥一路平安。”三人都干了杯。这一天，良材就住在黄府，三个人直谈到半夜。

第十八章 梗概

民治因婚期渐近，心绪矛盾。他认为可靠的朱竞新向他保证，新娘相貌只是比不上婉小姐而已，至于能干却差不多。民治问何以知之。朱谓新娘与婉小姐成了密友，三天两头在黄家，你若不信，我探得她在黄家时，引你闯进去，难道她躲避不成？民治想此法甚好，但又面嫩，不敢冒昧，可是他虽与婉小姐无一面，却从父亲口里常听见父亲称道她，所以相信婉小姐喜欢的人一定不会错的。

结婚是新式，借商会礼堂，民治西装，新娘亦西装。梅生拉和光作为介绍人，民治由和光陪同先进礼堂。秋芳由婉卿陪同进来时，满堂宾客齐声喝采，民治眼花缭乱，心头突突跳个不住。民治因新娘头上兜纱遮了半面，看不清，只觉她两鬓闪闪发光，衣是尖口袒胸西式，露出莹洁的半个胸脯，而在V字形的尖

端也是闪闪发光。（后来并立时，方看清是钻石耳环和胸针。）行礼如仪：朱竟新赞礼，主婚人就位，介绍人引新娘新郎就位，先宣读冯买办从上海拍来的贺电，然后主婚人致词，介绍人致贺词，礼成，民治几次偷眼想看清新娘面目，然而汽油灯的强光射在新娘耳环和胸针的钻石上反射出闪闪光芒，使民治眼花，而且新娘的兜纱又遮住了半个脸，如雾中花，总看不清，可是胸针的珠光宝气衬出皮肤的莹白，乳峰的高耸，却已窥见体态苗条，丰姿绰约。民治此时如在梦中，多日的疑虑冰消雪融，但尚留有一点，即有容说的秋芳的脾气可难缠呢，二哥不是她的对手一句话在耳边嗡嗡作响。（要加写民治胡猜新娘旁边这位美人又是谁呢？从没见过这样妩媚，又这样华贵的女人。后来才想到伴扶自己的是和光，那么，伴扶新娘的这位美人一定是和光夫人。）

宴会在王府大厅，王府即在商会对街。

宴会后秋芳在新房与婉小姐谈心。婉小姐谓民治倒像个乡下小儿，只是偷偷看你，现在该他来对你道歉了，我去叫人捉他来罢。秋芳笑止之。婉小姐不听，笑着出去了。

次晨，秋芳与民治同见伯申，说明同去日本之意，伯申大喜，立签一张万元的支票，谓到上海取款，

置备服装及其他。

又谓明日可回拜和光夫妇、恂如夫妇，谢光临，后日可赴沪。

第十八章 大纲（部分）

王民治的婚事

王民治自从父亲说要他先和冯秋芳结婚，然后随冯退庵（秋芳的叔父，在上海的铃木洋行做买办）的后辈某（也是留学过日本的，比退庵后十年，现也在铃木洋行做跑街——即兜揽生意的）到日本，此后辈某奉总行命，在日本勾当，约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将为民治安排居住（日本式的旅馆）及学日文（私人教，六个月略通，可进学校）等事。此人定于阳历十月末动身，因此，王伯申欲赶在十月中旬为儿子办喜事，冯梅生也同意了。而因婚期离秋芳所在的教会学校的开学期不过一个月，故秋芳不愿再去学校，而且秋芳已得梅生同意，婚后要换学校，到上海求学。

民治自奉父命后，闷闷不乐，思欲藉母亲之力，推迟结婚期。（他根本不喜欢此婚姻，但知退婚无望，

只想拖迟，待到日本后学成归来再退婚，那时，王伯申或许不坚持了。)母亲倒也同意，跟丈夫说，王伯申不允：“今秋成亲，已经冯家同意，不能再改。民治去不去日本，结婚总是要结的。”老夫妻吵了一场。此时有容不知秋芳不去省城，到冯府找秋芳约期，及知不去，乃取笑道：“要做新娘子，连书也不读了。”有容又半真半假地说：“好嫂子，你这一过门，我们家可热闹了，戏文多着呢！”秋芳听这话中有话，追问，有容方知闯祸，急别去。秋芳反复思考，决定问哥哥。梅生也不知情，兄妹反复辩论，梅生终于同意：向王伯申说，推迟婚期。梅生觉得妹子的推论是合理的，与其嫁后不和，闹到离婚，不如此时缓办，再看光景。秋芳谓有容与己不投契，在校已然，有容一定在民治面前说自己多么不好——不仅相貌差些，所以民治有先入之见，如推迟婚期，则秋后我到上海读书，民治也在上海读书，我们可以见面，摸摸对方的脾气，能相投则今冬明春结婚，不然，解除婚约，——时代不同，这不算什么不光彩的事。

梅生因王伯申此时正打官司，不便谈此事，俟官司事了，方与王伯申说（不提有容事），王伯申不允。王伯申猜到：一定是有容露了风声（时有容已赴省上学），反倒自己说出儿子不愿等情，并谓成了亲自然

会和好，不必多虑。梅生无奈，归告妹子，并谓民治人规矩、忠厚，结婚后妹子必有手段使他转心，——只怕他已有了女友，但打听过常与民治来往的（举和光、恂如、少荣），确知没有，故结婚后秋芳一定有办法使其转心。秋芳漫应之，但心中已有了打算。

文明结婚（写仪式），在王府大厅，时在上午十时，宴会，下午二时新人回洞房，客人都告辞。有容没有回家，因王伯申不愿她回来，预先去信，严词不许回家，并谓如果哥嫂不和，将唯她是问。

补叙：民治闷闷不乐时，适值其父打官司，不去查考他；他由少荣作引，到郭家消遣。他对郭女并无不良之图，倒可怜她，逢到樊、徐等恶少对郭女调戏时，他与竞新常为郭女解围。在此时期，少荣知其不乐冯家之婚姻，劝他何必死板，结婚做夫妻后，你到东洋，将来你有意中人，便可与冯离婚，尚没有意中人时，权将冯女解闷。民治虽不赞成少荣这种极端利己，不尊重女性的想法，但也觉得目前只可结婚，但打定主意，不同床，三朝即出门赴日本。（此补叙在结婚行礼前。）

（宴会中），在议论电灯公司认股时，和光一时沉吟未决，梅生开玩笑道：“想来老兄要请示嫂夫人罢，

嫂夫人就在邻席，何不请来大家面谈，我们还想听听她对于电灯公司怎样发展的高见呢！”梅生带酒，嗓子很响，引起大家注意，霎时间大厅上鸦雀无声。然后是赵守义桌上的贾长庆摇头晃脑地说：贤贤易色，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公先前曾议论新娘之服装，谓兜纱尚是古礼，虽然用的是白纱，一浅亦不要深论，然而那件洋服，袒胸几乎露乳，我怕垂涎三尺者……竟新哈哈大笑接着道：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老兄了。）那边席上，婉小姐却回头向站在身后的阿巧悄悄说了两句，阿巧就走到和光身边，附耳低语，和光点头，就说兄弟认一百股。恂如认五十股。众鼓掌。范科长自阿巧来时，一双眼就骨碌骨碌地上下打量，嘴里且啧啧有声，他的眼光直送阿巧回去，这才收回来，转脸对和光道：“嫂夫人风流跌宕，不拘小节，弟所素问，然而今天伯翁贤郎大喜之日，嫂夫人这样小打扮，未免……”梅生猛然在他肩头一拍道：“范科长，你怎么闹起婢学夫人来了，刚才来的这位是黄夫人的心腹丫环，黄夫人是那边穿粉色底子绛色提花法国软缎旗袍，亭亭玉立的那一位。”

宴会后，较亲近之男宾（其中有和光、恂如）在外摆开麻将桌，新娘退入房内。梅生夫人拉婉卿、宝

珠到新房，王家女宾数人早在，秋芳不甚与周旋，本想走了，见婉卿等来，又留。

秋芳见婉卿，执手细语。梅生夫人只好代为招待其余的人。俄而余人皆去，宝珠唤婉卿亦将去，秋芳忽与梅生夫人耳语，夫人惊讶，秋芳说婉小姐认为可行。时婉与宝珠已至房边，闻言回顾曰：既蒙重托，理当效劳。翩然即去。到外边厅上，牌局未终，竞新与少荣看局，新郎独坐一隅。婉呼竞新轻轻说了几句，竞新即至民治身边，说请介绍见见新娘，不由分说，招呼少荣，把民治撮弄到楼上，推进新房，二人即去。

秋芳见民治来，即起立招呼，略无扭捏羞涩之态，同时示意伴娘退出。民治有点窘。秋芳开门见山即说：“有几句话同你说，这婚姻，你不愿意，是不是？”民治大窘。秋芳又说：“这是大事，何得含糊，趁此说明，你倘不愿意，我同你到大厅，向众亲友及你父母当面说明，解除婚约。”民治俛首无言，心里却着急，以为如果秋芳这样一来，他父亲一定怪自己，将来要脱身更难了。秋芳微笑，轻声问：“你是不是早有个意中人？也请告诉我，我代你禀明，成全你。”民治摇头，脸色难看，想走。秋芳拦门，不让走，又说：“既然没有意中人，你我又没见过面，为

何你父亲提起结婚时你就推拒。”民治又摇头，想赖账。秋芳又说：“想来是有容把我说得不堪，那末，你现在细细看，我到底是怎样不好？”民治瞿然偷眼看。秋芳又说：“大凡对人对事，都要自己体验，不可以耳代目。你将来要出去办事业的，如果时时以耳代目，岂不误事？”民治点头：“你说得对。”秋芳微笑，走近，面对面，轻声说：“有容一定对你说过，我在那教会学校，人家给我一个绰号：老南瓜。你看看我，仔细看看，像不像老南瓜。”说着又扑嗤地笑了。民治在结婚行礼时，稠人广众之中偷眼瞧过几眼，本就惊讶：她不如我想像的那样难看。此时两人单独面对面，他没有拘束，凝眸端详，只见秋芳皮肤白嫩，面目端好，尤其两点星眸，顾盼之间，能使人喜，能使人惧，更能使人的神魂触电一般颤抖，一张不大不小的口，含笑时如光风霁月，坚闭时如山雨欲来。只有那稍稍狭长的前额，俗所谓寿星头的前额，使人发生老南瓜的联想，然而今日秋芳穿的是洋服，梳的是洋式髻，松松宽广的两鬓，减少了这寿星头的狭长度了。民治好像新发现了奇迹，忍不住笑了。却听得秋芳轻声又说：“有容一定还告诉你：我在学校中成了笑料；我的被褥，我的衣服，都成了他们取笑的材料。……”民治打断了秋芳的话，说：“不用再辩论了。有

容这嘴巴，咳，我今后不再相信她的那怕是半句话。”但秋芳眼光骤然严肃起来，用了宛曼而坚定的口吻说：“不，民治，要说个明白，而且，也不要单怪有容。大概你不知道那个学校的风气特别得很，你一进去，不像进了一个学校，倒像个医院，学生们的衣服一律是白色的，裙子一律是月白色的，被褥当然是全白的了，谁要是不跟她们一样，她们就编许多笑话。我何难随俗从众，但是我不肯，我不服气，我偏偏用红红绿绿的绸被面，穿各样颜色的衣服，我要反抗全校的不成文的校规——浓重之极的洋奴风气。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洋奴风气下边低头认小？我不能！”秋芳说到这里，眼光炯炯，一种凛然难犯的神色，使民治又怕又佩服，他忍不住拉了秋芳的手，用诚挚而又喜悦的声调说：“对！做得对！”秋芳嫣然一笑，用那空着的手轻轻抚着民治的肩膀，曼声说：“现在，你说，说一句心里话，我这人，如何？”民治不答，突然拥抱住秋芳，在她的鲜红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秋芳慢慢地脱离民治的拥抱，轻声说：“幸而有容不在家，要是在家，她大概会在房外偷听，你刚才的举动，又该被她编成笑话了。”民治再次拉秋芳入怀，低笑着说：“这是正大光明的，有什么可笑。”秋芳把脸转过一边，避开了民治的嘴唇，半真半假地说：“不，民

治，你变得太快，……我不相信，你当真已经十分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们对面谈心，不过这么短短的一会儿，……须要三天、五天、七天的时间，这才可以说……”但是她没法说完，民治的嘴唇封住了她的小巧而鲜红的嘴巴。

一会儿以后，秋芳松一口气说：“我和你从前没有见过面，你不了解我，我不怪，可是，我倒是了解你的。我，从哥哥的谈论中，早猜到你是怎样一个人。”民治又一次拥抱着秋芳，低声问：“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秋芳轻声笑着说：“你呀，遇见天使，就会上天堂；遇见魔鬼，难免要下地狱。”民治把秋芳抱得更紧，气息急促地说：“我一定上天堂，秋芳，你就是天使！”

然而不到十小时，秋芳就自悔失言。民治对于魔鬼的诱惑，也还有抵抗力。那是晚饭以后，客人全散，夫妻俩在房内，促膝长谈时发见的。

上距“五四”快将十年，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社交公开、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新思潮，势不可挡地冲击着这个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时代，出生在并不讲究什么男女之大防的暴发的资产阶级家庭，订婚虽已两三年，可是直到“洞房花烛夜”才见面的这一对儿，当人为的误会初步扫除以后，可以

想像到，双方各吐心曲，话是说不完的。总是勇敢的秋芳采取主动，在自己表白和探索对方、交错叠见的亲密热烈的谈话中，大至当前的学业和将来的志向，小到饮食、器用、服装的爱好，都交换了意见；两人愈说愈投机，那个俏净、机灵的伴娘屡次进房暗示，是休息就寝的时候了，但是这一对儿不理睬。谈锋渐渐转到那个微妙的但已解决的问题，即一个月前，听到“要成亲了”的讯息时他们俩的心情，秋芳戏问民治：“听说那时候你想逃婚，当真么？”民治脸红了，忸怩地说：“说它干么，那也是傻念头。”秋芳笑了笑，正待追问，民治却扶着秋芳的肩头，轻声但认真问道：“听说我要逃婚时，你是什么心情？”不等秋芳回答，急又问道：“你生气？你恨我？”秋芳摇头：“不！”“那么，你认为是谣言了，一笑置之了？”“我知道不是谣言，也不一笑置之。但是我料定你逃不了！”民治惊异地睁大了眼。秋芳手梳着蓬松的鬓角笑了笑，又说：“那时哥哥嫂嫂也说你逃不了，可是他们以为趁这还有一个月的空儿，应当把你和我撮合起来，认识认识，互相摸摸对方的脾气。嫂嫂说，这是制造爱情。”“可是后来怎么又不呢？”“我不赞成。”民治在秋芳肩头轻轻捏了一下，笑道：“你为的是要出其不意，一下子把我俘虏了去？”秋芳也笑，点头，同时

打个哈欠，站起身来，说：“十点钟了，真该休息了。”民治凝眸看着秋芳的略带红晕的双颊，突然说道：“可是，你不知道，当时又有人替我出另一个主意呢！”“什么主意？”秋芳随便问，又坐下了。“尽管结婚，做夫妻，还欲做得恩爱些，使爸爸不怀疑，然后，拿了钱，到日本去，那时候，……”“那时候就不回来了？”“不，还要回来，即使找到意中人，秘密同居，只要她不吃醋，一年还要回来几次，依旧同你做夫妻。”秋芳的眼光在民治脸上一溜，淡然笑道：“这也不是什么新花样，这几年来，有钱人家的子弟这样分身有术的，多得很呢！民治，你也何妨学个乖呢？”民治以为秋芳怀疑他现在的温存就是实行这个主意，急得睁大了眼，面红色促地说：“我才不羡慕这样的分身术呢！这是侮辱女性，玩弄女性的勾当，我还不至于堕落到这个地步！”秋芳见民治着急，拉着他的手说：“我逗着你玩的。我看准你不是那样的人。我刚才说，遇到魔鬼，你会下地狱；现在向你道歉，我这话说错了。你的确遇见过魔鬼，但是你没有跟他走！”说着，拿起民治的手吻了一下。这时，伴娘又来催请休息，秋芳挽着民治，向大床走去。机灵识趣的伴娘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托盘呈献在秋芳面前，托盘里有两杯酒。秋芳取一杯给民治，自取一杯，两

人相对微笑，一口气把酒喝干；当酒杯又放在托盘里，伴娘低声笑着说：“恭喜姑爷小姐，明年添个小宝宝！”捧着托盘，蹑着脚尖，走出房门，把门关上。

日上三竿，院子里树影婆娑，小鸟儿在树上啾啾喳喳叫。秋芳坐在三面镜子的最时新的洋式梳妆台前挽起那鸟窝形的据说是巴黎流行的懒髻，十指尖尖，熟练地捏着托着。她还穿着妃色云霞绉的睡衣，三面镜子映出三个不同的身影，把她的高耸的乳峰，一捻细腰，从不同的角度衬托得分外娇娆。

民治却已穿得整整齐齐，是西装，坐在秋芳左侧，满面笑容看着镜子里的秋芳梳头，他此时觉得秋芳身上没有一处不是可爱的，连那寿星头式的狭长前额也是可爱的。他同时想起昨夜的柔情蜜爱，想起那说了半夜也没了没完亲热的知心的枕畔絮语，不禁全身飘飘然，独自地微笑了。

秋芳在镜子里看见他迷惘地望着自己只顾笑，便也报以甜蜜蜜的一笑，柔声问道：“民治，你想什么，你笑什么？”民治：“我想起昨夜，你呀……”秋芳佯嗔道：“又耍孩子气，说傻话了。”民治急辩：“噯，昨夜，我说了些孩子气的傻话么？可是，都是我心里的话，我巴不得挖出心来给你看。”秋芳：“可不是，又说傻话了。”民治：“可是你猜，刚才我在想

些什么事。”秋芳摇头，又笑了笑。民治正色：“我想告诉爸爸，我一步也不能离开你，我们要一同到日本去。”秋芳：“又来孩子气了。”民治急了：“昨夜不是讲得好好的，我和你一同到日本去。”秋芳：“是这样商量的，但是，这是为了求学，为了将来我们俩能够对爸爸的事业出一分力。不是为了我们俩厮守着，在温柔乡中过一辈子。”秋芳说着扑嗤地笑了。民治：“我是逗着你玩的。昨夜一夜，你把我身上的孩子气剥掉了一半，我才不会对爸爸说那些傻话呢，我会对爸爸说，我们俩商量好，一同到日本去是为了求学，为了爸爸的事业。”秋芳点头，但又说：“何必这样急。”民治：“我着急得很呢！我想让爸爸心里早点高兴，知道我不是一个月前那样不懂事了。”

伏笔

从王民治的结婚礼上，从客人们——朱行健、黄和光、恂如、冯梅生等人的谈话中，点出王伯申办电灯公司，请黄和光、恂如认股事。婉小姐主意：和认一万，恂认五千。

同时写赵守义等人另一桌，则所谈者为高利贷、巧取豪夺农民田产等等。

次晨，冯秋芳与王民治见王伯申谈夫妇双双东

渡时，亦点出秋芳意谓民治应学电机，以应将来电灯公司发展时之需要，秋芳自己则谓拟学医。

婉小姐盛宴庆祝黄和光戒烟成功

初冬，阳光灿烂的一天，黄府二厅（即婉小姐办家事的三间楼厅），摆设整齐。旧式的落地长窗换成西式，玻璃是刻花——梅兰竹菊的，油漆刚干，厅内光线充足，盆景松、柏人工扎成福、寿。一排菊花盆（时在十一月，菊花是在花房中特地培育使其晚开）。

客人都已到了：朱行健、朱克成、朱竞新、张恂如、其妻胡宝珠、小引（引弟，三岁足）、钱永顺（干亲家，其女过继给婉卿为女的）。

婉小姐穿的是软缎（法国缎，粉色提花）面的细毛旗袍，仍是双盘龙髻，前留海，不带首饰，耳上是红宝石的耳环，右手一只珠戒，那珍珠有黄豆大，左手一只金手表。长丝袜，不穿小马甲，用了乳罩，白缎绣红花绿叶的软底鞋，瘦瘦的，尖尖的，不衬棉花了，没有一点缠足的样子。黄和光：长袍，细毛马褂。

婉卿说：都是熟人、亲戚、世交，一桌坐了，说话方便。（指朱行健）今天特谢朱老伯，若非老伯指示戒烟妙药“枪上戒”，和光那能戒断。（又指朱竞新）也要谢谢世兄不辞奔波，配齐药料，并且帮助泡

制，世妹也帮忙。一齐多谢。敬酒，先朱家三人，然后钱永顺，然后恂如夫妇。几道菜后，和光敬酒如前，对朱行健说：“无常之骨，更蒙荣造，子敬之肌，不沉泉夜。”末后敬婉卿：“我若非夫人，这一世就完了。”众人齐声赞扬。钱永顺说：怎么这时候，菊花还开的这样茂盛。和光答：这又是朱老伯的教导。于是朱行健兴高采烈地详述如何用花房，保持一定温度，使菊花晚开之法。

恂如提起良材今天不在座，是美中不足。永顺乃述良材自同王伯申等斗争后回家闷闷不乐，少出，只与继芳玩。秋凉时忽然出门去了。

朱竟新讲他听来的时事——北伐军已过长沙。

宴毕，钱永顺见其女，更肥白更好看（此女才周岁又半，宴前曾抱出来，后来吃饱奶要睡，奶娘抱去，睡够了才又抱出来），甚喜。他先告辞。黄家雇了财喜的船接他来，现又送他去，并送许多礼物，阿寿代为携去。

朱行健却与恂如谈得甚为兴头，和光作陪。他们一时谈时事，一时谈镇上琐事——赵守义等有逃避意。

婉卿约朱克成、胡宝珠到“偕隐轩”，克成更衣，婉卿与宝珠闲谈。因宝珠仍悒悒，婉一时酒兴，便以

恂如如何借钱送许静英及恂如告婉以当时静英之状况告之，谓二人有情意，但静英心高气傲，恂如对你未断情，你做得大方些，不要呕他，也不要跟着老太太、太太说他没出息，要对他温柔，鼓励他。宝珠感悟受教。

第二天，和光夫妇带了阿巧，到上海去了几天，——为的是时局可虑，把细软带到上海，兼视察并规划“和宛进出口沪庄”的业务。

第十八章 以后各章的梗概及片断

北伐军入城

从重阳（约当阳历十月中旬）钱良材在和光家饮酒，次日良材赴沪，然后，另起一章。开头写和光与婉卿到钱家去看望瑞姑太太（此时在重阳二十天之后），从瑞的谈话中带出婉曾改建二厅门窗与花园、小楼，（婉谓因要装电线、电灯，墙上打孔，故乘势改建。）花园里挖一小池，小楼改为火墙，等等。瑞问所费若干，婉谓三、四千元而已。和光：小楼改为火墙是婉卿设计，招来上海工人。

婉请瑞到镇看看她的新屋，又谓：良材赴沪时曾托婉看时局（北伐军）发展，酌请瑞到镇住，比乡下平安。（点明此时为阳历十一月初旬，北伐军已围武昌，孙传芳军在江西顽抗，节节败退，谣言甚多。）瑞谓我随时可走，婉即请同去，瑞又谓继芳刚出过痧

子，迟日再去。

此时要点明：瑞之贴身女仆除来姑（即常常生病之丫头，买来的，时年十五岁），尚有郭琴仙——时称为琴姑。

补前装电线等谈话时，瑞问：何不用电炉，而用火墙。婉谓电灯公司的机器是二万瓦，装照明灯已不少，朱老伯说：将来电灯恐未必明亮，如何能负担取暖之电炉，而且用电炉也太贵，不如火墙，每天用木炭一百斤（不到一元）。

瑞姑太太备酒席款待婉卿，又请钱永顺夫妇带了儿女来（婉时亦携家玉去）。婉带了礼物送给姑太太：火腿、细点心、糟鸡、糟鹅、新式白铜汤婆子，又送来姑、琴姑化妆品、毛衣、新式镜匣，送永顺家食物、衣料。来姑琴姑都称不敢受此赏赐。婉：你们是伺候姑妈的，和众人不同，应当如此。再说，我五、六岁时姑妈亲自教我识字、写字、背诗经，姑妈没有女儿，我就是姑妈的女儿，一向少尽孝心，你们两位代我，我看两位就同妹妹似的，这点小礼品，何必挂齿。

是夜，婉睡在姑太太的大床上。来姑、琴姑本来轮流在太太房内值夜（另有小杨），是夜，婉说：有我呢，今夜你们两个谁也不许值夜。婉与姑妈谈家

常，姑妈问婉：你看良材心中要怎样一个品貌的人？你替姑妈留心着。婉于是把那天良材饮酒说的话都告诉了姑太太。

……

此下另段写婉等回镇十来天，风声越发紧了，婉迎瑞姑太太、继芳、来姑、琴姑、钱永顺夫人及两个较大的女儿，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都来城里，都住二厅楼上。刚过两天，孙传芳败军一股到城外，带兵的营长要钱，恂如应付不善，被扣。竞新报信于和光。宝珠尽出首饰拟变卖，但顾二在路上即遇阿寿，同到婉处，婉不用首饰，命和光与警察局的×科员说情，只送了二十元，恂如得释。良材于溃兵迫及县城前夕从上海到了县中，与和光等一晤匆匆即去钱家村。婉等皆劝阻，瑞姑太太谓：让他去，良材把定了主意，十条牛也拉不回来。那时正当野鸭群至，良材一路上听得有人放鸟枪打野鸭，至家，良材即组织人力，伏击少数溃败的伤兵。

又越一日，风闻东路军前锋一个师离城一站路散开，作包围势。孙军营长抽城外兵一部分进城，扬言“与城共存亡”，索款愈急。婉恐孙军与北伐军当真在城关作战，同时闻乡下甚安，拟瑞返乡，瑞欲婉及张府妇孺俱去（张老太太病，故张府人不去），未

决而良材派人来，于是瑞姑太太去。此时城中，王伯申以商会代表名义出城与北伐军商，提议和平解决。孙军营长仍索巨款，王伯申许以三日为限，一面暗中通知北伐军宜急击，且告城中孙溃兵百许人，半为徒手，并约北伐军于次日半夜以精锐小部向北门进，当开门引入，突击城中溃兵，可一鼓而下。（此写为婉设计，命和光告王伯申，伯申派梁子安密赴城外谈妥。）于是依计，城内外同时发动，一小时而定，师长率队绕城而赶赴前方，师政治部主任严无忌率宣传队、警卫排入城，时将拂晓。

国民革命军入城后，警卫排于要道放哨，时商店皆关门，宣传队上街贴标语，劝商店开门。时学宫内广场有许多人，乃县立中学学生，教员袁维明率领，持欢迎小纸旗。宣传队被邀演说，队长刚说了不多几句，外面拥进多人，皆喊“欢迎”，一队是樊雄飞带领，又一队是女学生，许静英及有容带领，宋少荣、朱竞新在人丛中观看，并耳语批评樊的一队（他的带着纸旗，上写“善堂”、“敦风化俗会”）。俄而传言：主任来训词了。从朱竞新眼中看出主任的面貌风采、服装等等。主任慰勉几句，见敦风化俗会、善堂旗号，问是什么组织，樊瞠目不解，不答。宣传队对主任说：大概是民众团体。于是袁维明认为学生代表，许静英

等认为女界代表。石保禄自称宗教界代表，主任问：是和尚、道士？石谓：耶稣教。主任大笑：贵代表且退，此时不需要。群众大笑。主任问：有无工商界代表？无人应。樊且视徐士秀，徐不理睬其意。竞新急推宋少荣出，大声谓：他是商界代表；朱竞新还想找到梁子安作为工业代表，但不见。此时主任宣布群众解散，并令宣传队告商界代表晓喻商店开市，请民众团体代表及学界代表到县署谈话。朱竞新跟往，及门被阻。

主任与樊、徐、袁在会客室谈话。主任问：敦风化俗会是什么性质？樊乱吹几句。问会长是谁？樊答：关夫子的寄名儿子——主任见其语无伦次，转脸问袁，忽徐士秀拦言道：标语上打倒土豪劣绅，当真么？主任点头。徐目视樊，樊乃言：钱良材是土豪的魁首。徐曰：朱行健是劣绅的班头。主任沉吟有顷曰：把二人的名字写给我，随从军衣袋中取出记事小本，拔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翻开小本，指一页道：写在这里。徐如命写了，神色甚为得意。袁维明想为钱、朱二人辩白而未决。主任又道：何以见得钱某是土豪。樊答：这是离县二十里钱家村的大地主，他有家将家兵，有枪。主任：哦，大地主竟然有武装，多少人呢？樊：几百罢。主任：既然说他是魁首，必然还有小土豪做

他的党羽，那又是谁呢？樊噤嚅：这个，晚生不明白，抓到钱良材一审，不怕他不招。主任皱眉，又问：朱是劣绅班头，还有些谁呢？徐：黄和光、张恂如。主任因口音不对，听不准，又命写。徐写出后，主任忽然大笑道：高明高明，领教领教，二位请便，我和这位袁代表讲讲学校情形。樊、徐二人只得退出。主任不送，只欠身点头，命卫士带二人出署。主任转问袁：何校，校长抑教员？袁一一据实以告。主任：校长何以不来？袁：在省城未归。又问：县中还有何校？袁一一答。主任然后问：刚才说的黄和光，你认识么？袁：认识，但不相熟。主任愕然。袁解释：黄极少出门与人往来，倒是他的夫人，县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主任惊奇：为什么？她一定常出来做些社会活动，但女界代表为何没有她？袁：她之所以出名，因为扶危济困，挥金如土，好打抱不平，智谋过人。她不出闺门，可是县里大小情弊她都了如指掌，她又好管闲事，略施小计，便叫那些破靴党叫苦连天，县里有一班好事的子弟编了四句送给她，倒也说得确切。主任微笑点头问道：是怎样的四句呢？又把那小小记事本递过，袁拿出钢笔在主任的小本子上写道：“能言善谋女诸葛，仗义疏财今孟尝；土豪敛迹劣绅走，敢惹泰山石敢当。”主任大笑：姓什么，叫什么？袁：张

婉卿，就是那个张恂如的姊姊。主任：呀！我明白了。今天领教不少，改日再谈罢。可是请你通知各校，即日开课，不可荒废学业，尤其不要再撮弄一班小娃娃上街来示威游行了。于是袁告退，主任与握手，亦不送。

严无忌拜见黄和光

袁出来，俯首思主任之问答，不解其用意，于县署门首与一人相撞，此人即朱竞新。朱、袁二人至路旁低语。（此处虚写即可，用如下方式：朱扯住袁低声问：“主任说了些什么？何以哼哈二将出来时趾高气扬？”袁：“我也摸不透主任是什么意思。”乃扯朱至路旁僻处低语。）二人耳语未完，忽听宣传队一人出来叫道：警卫排长，主任命令，派两个兄弟，跟随主任及夫人拜客。朱因早上在学宫内与此宣传队员谈过话，现在就充个老相识，上前招呼道：同志，辛苦了，主任要拜会谁啊！答：也不很清楚，好像是黄府。朱一听，不及与袁道别，急走告黄府。和光谓婉卿：这主任是谁呢，到县里席不暇暖，就要来拜访我，而且还同了夫人来，真奇怪。正说着，阿寿报道：县里差人下请帖来了。婉卿：人呢？阿寿：人已走了，请帖在此。和光接过一看，原来是名片，上写同学弟

严无忌。就说：原来是他，七八年不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既同夫人来，婉卿，你也不可不见。婉卿点头，即命阿寿在大门伺候。朱自告奋勇：我去告诉恂如，也叫他来这这里罢？和光沉吟：且慢，他如也要见见恂如，那将再通知不迟。婉卿：你且再去县前打听。竟新折回县前，适值主任与夫人并肩出来，警卫驱散闲人。竟新站在人家檐下在人丛中遥望，觉得夫人甚美，不下于婉小姐，而步履矫健，英俊之气逼人。

主任与夫人由一人引路、两卫兵夹护，须臾已到黄府大门，此时夹道观者甚众。

黄府（从主任眼中看出）乌油大门，进门为小卵石甬道，两旁有苍松翠柏，登五层石阶，此为平厅，没有陈设，两壁皆书橱（四部丛刊），和光在此恭候。和光与无忌握手，寒暄一二语，无忌介绍夫人张今觉。今觉伸手去手套，和光怔一下，觊觊觊觊地与今觉握手。主任顾平厅两壁之《四部丛刊》笑曰：人家视此书如供壁，老兄何以等闲视之。和光未答，主任夫人即笑道：想来为的它只是假古董而已。和光、主任都放声笑了。此时和光引客已穿过平厅，又一院子，青石板甬道，两旁有梧桐、龙柏、桃李，夹着腊梅、南天竺，此时梧桐叶落，但绕梧桐而爬着的藤蔓，却结着红子。又五层石阶进楼厅，婉卿已站在檐前石

阶上恭候，阿巧、阿秀二婢随。此楼厅宽大（五大开间），改造过的落地长窗，上半截装上了玻璃。厅内水磨方砖、火墙，东西两壁又是书橱，中间是楠木太师椅，各有锦垫，朝南六扇屏门，白漆，中间挂着沈南蘋的岁寒三友图，设色新艳，两旁对联是和光写的：“春风杨柳梧桐庭院，秋水芙蓉松柏世家，”上面横匾是“世泽堂”。四个柱子也有抱柱对联。天然几上供着古鼎等等，挨着天然几是楠木八仙桌。

进得楼厅，又一次介绍，只见婉卿身穿天青色镜面呢的珠皮袄，袖长及腕，袄长及腰，袖口及下摆都用珍珠皮卷边，约一寸宽，下穿玄色软缎百褶长裙，黑色高跟皮鞋，盘龙髻，只带一只金手表。主任看四壁书柜都是殿版、局版及私家精校刻本，经、史、子、集都有，笑谓夫人曰：信如卿言。婉卿：此处较冷，请进园子里的小轩去罢。和光让严主任先走，严略一谦让，便笑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和光愕然。婉卿早已笑着代答道：“无大无小，从公于迈。”严回头对婉卿笑了笑，挽着和光的手臂，迈步向前。今觉也笑着，一臂抱住婉的腰，耳鬓厮磨地道：姊姊对答真敏捷又大方。

此下写“偕隐轩”

偕隐轩楼下：

偕隐前间：南面素壁，两旁各有一门，上半是翠色玻璃刻镂钟鼎古篆，东西两壁，各有一对落地长窗，占壁之半，窗外是走马廓，红栏干，也装有玻璃窗，挂着几个鸟笼。（和光陪客人是从西壁的长窗进去的。）

北面是一排六扇落地长窗，靠窗是一张六角形大理石面的紫檀桌子，配有紫檀鼓凳四个，各有织锦的软垫。东西相向，是六张紫檀椅，亦有织锦软垫，椅间配有菱形茶几，亦紫檀。

南面壁上悬一横额，上书“偕隐轩”，墨绿地嵌罗甸字，落款为：小轩落成，婉卿题名，和光书额，时在×年仲春既望。横额下是一幅吴昌硕的六尺中堂，画的棕竹，配着一付对联：万事福为祸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上款是：偕隐轩落成补壁，下款是：婉卿试笔。靠着这中堂是长方形二尺矮几（亦紫檀）上摆一个白磁椭圆盆，五色雨花石攒住一排水仙，开着十几朵花，矮几两旁各配八角型的宜兴紫砂大花盆，内栽红梅，开得正好，花盆承以紫檀架，盆内绿苔与丝绒相仿。这水仙、红梅，使满室生香。

主任见了偕隐轩匾额，连声赞好，谓题名含义深

远，书法清奇古拙。及见婉书的对联，又谓嫂夫人书法妩媚中见俊逸，字如其人。今觉道：我尚有一喻：黄字如达摩面壁，姐字乃公孙大娘舞剑器也。主任又谓：嗯，上联具见居安思危之意，下联寄托深远，但何不曰人定胜天呢？

和光引客进后间。偕隐后间，三面是玻璃窗，那是西式家俱，长沙发靠南朝北，两旁各有单人沙发一张，鹅黄丝绒面，各有茶色锦缎圆靠背，中间是黄铜的矮圆桌，摆着烟具，室内有圆面长几多个，上置黄瓷花盆，有迎春花、盆景四色。主人肃客坐，阿秀献茶。寒暄数语后，无忌说：记得同校时黄兄把“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作为座右铭，当时议论天下大事，意气何等激厉。别后久疏音间，昨询署中旧人，知吾兄雌伏消沉，而嫂夫人则奇女子也，仗义疏财，名满乡党，今观匾额，知“偕隐”二字乃嫂夫人所题，想来这隐是天下无道，则隐于侠的意义罢？和光听严主任讲起他在校的旧事，便答道：弟素性淡泊，彼时同学年少，意气相投，相与议论天下大事，拔剑砍地，目无金牛，弟遂自忘驽骀，作此豪语，彼时亦出衷忱，实非哗世取宠。毕业后亲友怂恿，竞选省议员，始知世情险恶，鬼域万端，仅仗一腔热血，于事无济，即所谋不成，遂怏然自失。加以

家境差足温饱，山荆干练，胜于须眉，此乡也足终老，后来又抽上了这一口，壮志消磨，一言难尽。今见老兄有志竟成，转战千里，为民除害，旧时同学今已判若云泥，弟惟有祝颂老兄事业日进同新而已，何敢枉驾，不耻下问。

婉卿听得，低声对今觉吟道：“旧巢共是啣泥燕，飞下枝头变凤凰。”今觉报以会心的微笑，便道：“只怕是伪凤易悦楚。”婉沉吟片刻，便道：“真龙反惊叶。”今觉：“无忌有愧于真龙，姊夫如何便是叶公？”婉卿：“非也，叶公是指另一个人，他奔走南北，物色英雄，数年来似有所得，却又一无所得，要是会见了主任，我怕他会望而却走呢！”

那边，和光与无忌谈县中情弊，和光约略相告，谓盘结坚固，恐一时不易摧拉。

此时，阿秀来说：细点准备好了，就摆在这里么？婉卿：摆在楼上罢。遂挽今觉手，回顾严主任道：请上楼如何？

（以下叙楼上摆设）

偕隐轩楼上是前后两间。前间南面三对落地长窗，上半截玻璃，东西两壁下是书函（每书一木函，大小搭配）构成的壁，上面是玻璃窗，与南面之落地长窗上半截装玻璃者齐，这些窗约四尺高，都配有绸

帘。书函是银杏木制的，函面八分书刻书名，填以石缘。里外间之间，左右各有门相通，开着，绛色丝绒门帘，金钩带住，帘上有额，亦为绛色丝绒。室中间一大楠木圆桌，也是绛色丝绒的桌围，绕桌配着八把楠木椅子，都有软垫，亦绛色丝绒。

南窗一长几，上供盆景，东西两壁书橱顶上亦有盆景，间以翠玉和象牙雕刻，有美女，有花鸟。外面走马廊，全装了玻璃窗，靠壁（其实即书函构成之壁）又有同样的书函构成壁，想来，建楼时这东西两壁本来没有，特用这书函构成了壁。

里外间之间的素壁，上有横额，墨绿地嵌罗甸字，写“胆大心细，行圆志方”，落款是和光为婉卿书。横额下是一幅六尺中堂，装在镜框内，画的是拳石木芙蓉，那拳石突兀峭拔，芙蓉则婀娜冷艳，矫健英发，看落款是：婉卿画，和光借青邱词奉题。左边便悬和光题的一首高青邱的《行香子》：“如此红妆，不是春光。向菊前莲后才芳。雁来时节，寒沁罗裳。正一番风，一番雨，一番霜。兰舟不采，寂寞横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远，吴苑池荒。恨月濛濛，人杳杳，水茫茫。”

镜框前有一张大炕榻，配以桃花丝绒软垫，软靠枕，中有一小几，这原是和光的烟榻。

今觉观赏着婉卿的芙蓉画，哦了一声道：“婉姊有此绝技，奈何自秘？”便低声念着高青邱那首题芙蓉的《行香子》道：“如此红妆，不见春光”，顿了一下，抬眼瞅着婉卿，婉卿不觉双颊泛红，对今觉一笑。今觉接着念道：“……”猛听得严主任在背后说：“和光，前人咏芙蓉诗词不少，你为什么独取青邱这一首？太悲凉了，难道是有所寄托罢？”和光还没回答，今觉却大声叫道：“喂，这边还有首七绝呢！咳，好书法，真个是龙翔凤舞！这跟和光兄的古拙苍老，却成对照！”严便接口念那首七绝道：“不画傲霜画拒霜，风雷腕底见平章，可怜姝暖滔滔者，只夸黄花晚节香。”又看落款是：婉卿表妹方家晒正，良材题。骤然想起樊雄飞等说钱良材是土豪之魁首，这良材不会是一个人罢，遂问和光，良材是不是姓钱？和光颌首。主任顾夫人而大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和光不解，主任乃告以樊等所诬。和光乃略述钱家身世，良材是婉卿表兄，确是大地主，十九岁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差半年毕业因父病回家，接着父死，他就不再去日本。确有武装，乃训练钱家村农民以防孙传芳溃兵骚扰。主任道：“有个情报，说收编了溃兵百余人，虎视一乡，想来是夸大其词了。这位令表亲，想来必是磊落悒塞之奇才，可

得一见么？”和光：“容易。他就住在离这里二十来里的钱家村。小弟写了信，派人送去，今天下午准可到来。”严沉吟道：“这样，太不恭敬，……我应当登门拜谒，可是今天又实在抽不出时间。”今觉笑道：“我代表你走一趟如何？”严还没有回答，婉卿说：“我陪姊姊去。”今觉大喜，转身抱住了婉卿，在她那白里泛红的嫩脸上亲了一下。主任道：“有劳嫂夫人，更其感谢。我叫警卫到××轮船公司要一条小火轮来，夫人们即便动身，当天可归。”

婉卿要更衣，就拉今觉进了后间。后间即卧室，北壁是板壁，挨着的是大铜床，嵌镜和罗甸，湖色绸帐子，现在三面都扯在一边（除靠壁的一面），帐顶亦湖色绸，垂着淡黄色的流苏。床两端各有一小门，进门，是长方小房，北壁上半是玻璃窗。长方小房中间一板壁，亦有门通。此两房一为梳妆室，有西式镜台，有衣架挂睡衣，又有西式便桶；另一室则堆着衣箱、衣柜、衣橱。此两室之板壁都镶着檀香木。又卧室之东西壁，亦上半为窗，下半为檀香木壁，然而内为小橱，有活门；南壁挂一小幅，是婉卿画的牡丹玉兰，题曰“富贵清华”，两旁冷金笺对联亦婉卿自书：“当歌怜子夜，为乐及丁年。”床对面有大衣镜，小椭圆矮几，两旁两把椅子（软垫），又有小鼓凳两个，床

前东西各一。卧室香而暖。

婉卿一边更衣，一边低声对今觉道：“刚才我说的叶公，即指我这位表哥。和光对于莳花种药等等是不屑一顾的，他留心国家大事，可是他只是纸上谈兵。我的表哥在留心国家大事这方面倒同和光一样，但两个却又谈不拢，因为表哥是实行家。他慷慨激昂，奔走南北，物色英雄，却终未觅得，也许劈面相遇却又不识。……表哥于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这一点，我和他倒有点气味相投。他说我办事才干男人中也少见，为何不喜欢在社会上办点事业，我对他说，我是求田问舍，……但也不想作守财奴，私心所慕是陶朱公。我尝谓表哥，你不事生产，奔走海内，谈笑之间，一掷千金，如有不凑手的时候，尽管对妹子说，妹子也许能相助一臂。”

张今觉初会钱良材（片断）

小火轮鼓浪而行，不过一小时许便到了钱家村那一排整整齐齐的青石帮岸边，船刚下锚，早已引来了一大批看热闹的人，（写石级）搭了跳板，两个警卫先上岸，随后是二位夫人相搀同上，后跟着阿巧。（写今觉所见岸上树木及放哨的武装农民，）听得看热闹的人啧啧相议论：一个是婉小姐，那一位又是谁

呢？一样的标致年青，像两姊妹。

这时，早有人报进钱府，良材听说婉小姐同一样美貌的女人来了，正猜不出是谁，继芳飞跑进来，尖声叫道：爸爸，婉姑姑来了，还同来一个不认识的姑姑。却又放低了声音悄悄地说：爸爸，是跟婉姑姑一模一样标致的一个姑姑。还有阿巧，快出去，爸爸，还有两个兵呢！良材挽了继芳的手，急步出来，刚好在大檐前接着。

……

今觉与婉卿初到钱家村，拜见瑞姑太太后（详写），瑞姑太太问今觉大名，婉代答：今觉，今古的今，觉悟的觉。瑞笑：好别致的名儿，想来是从“觉今是而昨非”这句成语上取义的。今觉笑道：正是，我是断章取义，况且，惭愧，昨既非矣，今亦未敢就自信为是。婉笑：姑妈，妹妹的名字，姑妈一听就揭了底，可是我真笨，同妹妹厮混了这半天，竟没想到这上头去。姑妈，该贺一杯。今觉也说：“我也敬一杯。瑞姑太太笑着，一手接一杯，每杯喝一口，就放下，说：要是都干了，真该醉倒呢！婉等也不相强。琴姑和来姑却把杯子拿去，说留到晚上再喝罢。

亡命日本

良材入党（国民党），被委为县党部筹备处主任，另一副主任则为严主任属下的秘书，严之亲信，但人颇正派。严主任原欲请和光任副主任，和光坚辞。（婉劝其夫谨慎，有良材与婉辩论之一段，盖婉亦不以良材之入党为然也。）主任又曾征求和光意见，拟请朱行健任副主任，婉卿以朱年迈不任繁剧，且为良材之父执，不便为良材之副而代为辞却。

徐士良在茶坊散布谣言，谓朱竞新为黄府帮闲，为少奶奶所信任，因其有特殊关系（以手势示意）。竞新大恨，告婉卿，并献计：上年王伯申轮船公司事件实为士良煽动，现可使祝大告状，而县中民政科长（新来的）必可帮忙。婉卿以为然，惟嘱小心，不露把柄。

良材条陈：县立中学、善堂等等积弊甚多，应派员清查。严主任委朱行健清查，赵守义闻风逃走，曾百行逃不成，被撤职，委恂如权代校长。

……

如此一月，一日，婉从今觉处得消息，谓四月十二日蒋在上海反共，本县亦将有变动。（消息至县，群小即大为兴奋，密谋——详写。）婉告良材，良材不甚信。俄而严主任（时署理县长）召良材与语，谓自

己奉调南昌，即日赴省，并讽良材避风头。良材至婉家，则今觉亦在盖匆促不及偕夫同走，权至婉家勾留。今觉亦劝良材避风头，良材谓须返家见母，再他往。越三日，良材再至婉家，则时事大变，新县长已来（为严之友），奉命放出扣押之士劣，暗访赤党，而良材为极大目标。良材欲急走，而今觉、婉卿并劝其暂住，此时四城门盘查甚严。良材乃匿于婉家。婉卿又把瑞姑太太接进城，今觉与瑞姑太太常见，二人极为投契，今觉事瑞如长辈，照婉卿亦称姑妈。

五月中旬，新县长奉严主任命来见今觉，交函（函中说他调江西为某县长，命今觉转道上海赴江西），乞今觉示行期，谓将派兵保护至沪。今觉与婉商，请婉偕行。婉谓此为良材脱身机会，但应化装为女仆，并带阿巧同走。婉卿并请瑞姑太太同赴沪以保安全，瑞不肯。

既至上海，寓文卿舅家，良材复装。数日后今觉将乘江轮赴南昌，问婉行止，婉谓将招其夫来，同往日本治病。今觉谓良材：“不如同往江西，为你洗清白，将来好做事。”良材沉吟未答，婉以足蹶之，良材悟，乃曰：“容考虑，但我恐怕也要陪婉妹贤伉俪赴日本走一趟。”今觉点头称是，但仍谓：“如不得意，可来江西。”良材得闲，私询婉：“答语如何？”婉笑

曰：“正是我意。”

……

良材本能日语，三人带婢到东京，婉夫治病，良材与当时也亡命东京之国民党左派及共党之脱党者来往，婉习日语。三个月，病愈，婉之日语亦居然可以对付日常生活。良材谓将返沪，因日本特务注意他。婉夫谓同行如何？婉止之，但谓良材，可到舅处询她的行止。

……

冯秋芳、王民治在日本与黄和光、张婉卿相遇

和光等游了名胜——镰仓、奈良、高雄、京都后，住在东京帝国饭店，一面探听医治情况。良材打听了许多人，终于知道有山本医生对此有经验：生殖腺移植，买死囚的或公牛的，索费三千元。一日，在和光、婉卿房内讨论和光治病之事（此客房是个套间，良材住在邻号，却是单间），谈到山本医生详询时，良材语言吞吐，对和光说：“不如到我房里静谈罢。”婉卿觉察，正色侃侃说道：“良哥，何必。我与你虽是表兄妹，却亲如骨肉，和光治病乃堂皇大事，有何忌讳。”和光亦点头道：“婉卿说的是，良兄豪爽，怎么今天作女儿态。”良材不得已，遂续说：“山本问年龄，

问结婚几年了，我都一一回答了，他又问能行房否，我说能……”踌躇了一刹那，便低头悄悄地说：“又问，然则症候何在？我答望门投止，热泪淋漓。”和光听到这里，忍不住扑嗤一笑。婉卿不动声色，态度十分严肃，见良材不说下去，遂问：“山本有什么办法？”良材说：“有，注射强壮剂，然后动手术。”婉卿忙问何以动手术？答以生殖腺移植。问生殖腺何来？答以购买死囚的或一岁公牛的。婉卿又追问手术时、手术后情况，终于说：“我看不甚妥当，算了罢。春秋佳日，携二三俊侣，游遍名山胜水，看尽炎凉世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挥金如土；平时十曲阑干，一角红楼，栽花种药，赌诗轰酒，即此便是神仙眷属，何必倒凤颠鸾，才算是鱼水之乐？”

正说着，忽听叩门声，良材开门，阿巧报称有客拜访，送上两张名片。和光、婉卿同看，乃是冯秋芳和王民治。婉卿连说请，又怪阿巧，怎么连冯小姐也不认识了。阿巧笑而不辩。这时已有穿和服的一男一女进来。和光笑道：“怪不得阿巧不认识了。”阿巧先时一见穿和服的两人走来，确认不出，及至民治开口，又拿出名片，阿巧看了名片就笑道：“原来是冯小姐、王少爷，换了装，我一时间竟给矇住了。”秋芳也说：“你且不要说破，给姊姊一个意外之喜。”此

时秋芳跑上前，抱住婉卿就叫：“姊姊，想煞妹子了。”和光与民治握手，然后介绍道：“这位是钱良材。”民治忙过来握手，连说久仰！那边秋芳听说“良材”，就放开婉卿，袅袅婷婷走来，两手按在膝头，作了个日本妇人见贵客的最敬姿态，柳腰罄折，说着日本话道：“真是万幸，今日始得拜见敬慕已久的良少爷！”婉卿：“怎么称呼起良少爷来了？妹子，你照我的，就叫他表哥罢。”秋芳：“既姊姊这么说，我就称表哥。”良材：“幸会，幸会，婉弟吩咐，礼当遵从，我竟称小姐为芳妹如何？”阿巧送上茶、烟、日本点心，和光敬烟，民治谢，秋芳竟取了一枝，和光也自取一枝，良材抓了一些日本点心递给民治。秋芳吸了口烟，就说：“我们昨天才来，今晨下女说：有三位中国人，两男一女，……”

众人说得热闹。秋芳谓：“我们虽在日本，家乡消息也还灵通。去年十二月初，家兄和公公来信，都说良表哥风云际遇，大展鸿图，把赵守义、曾百行这班狗头，狠狠地办了一下。我们听说，痛快极了，连梦里都笑醒几次，巴不得飞回家乡，谨申庆祝。不料时局突变，谣言很多，日本报纸幸灾乐祸，推波助澜，我去图书馆找西洋报纸看，也是众说纷纭，互相矛盾，我打电报给家叔退庵，他来了个回电，却是四句

诗：‘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秋芳曼声朗诵完了，和光就用两个手指敲着桌边道：“妙，退庵公煞是可儿。”秋芳笑道：“我于旧体诗词底子很浅，解不透这诗的意义，请姊夫指教罢。”婉卿看了和光一眼，和光就谦让道：“还是请良兄解释。”秋芳拉着婉卿的手，轻轻打了一记，不依道：“姊姊，你为何压制姊夫，我要抱不平了。”婉卿笑道：“真冤枉，我是怕他出丑，是爱护他，怎么倒说我压制他呢？”秋芳道：“姊姊，你这是违心之论。”良材笑道：“不要争了，听我说。”众人以为良材要解诗了，都一下肃静起来。可是良材却指着婉卿道：“该你来解释。”婉卿想争论，良材又慢吞吞说道：“婉妹，从前你说过，你对我和他——指一下和光，都执弟子之礼，今天老师要考考你了。”婉卿摇手道：“没有这回事，就是有过这句话，也不能不让弟子交白卷。”秋芳笑道：“不用多说，举手表决，看是让不让交白卷。”她第一个举起手来说：“不让交白卷的举手。”婉卿拉下秋芳的手臂，格格笑着说：“这是聚众要挟。算了，我来胡诌一下罢。——我想，这起句是说国民党内的亲日派能长久得势么？第二句，柳绿大概指亲英美派，桃红指共产党——亲俄派；……”秋芳听到这里，就拿起婉卿的手亲了一

下。婉卿接着：“全诗的意思大概是：亲日派独揽大权还能多久？亲英美派、亲俄两派现在胜负未决，劝你莫着急问何日政局大定，看来还要乱一些日子呢！”众人鼓掌。良材：“退老这诗是论大局，究竟家乡近来情形如何？我很惦记着家慈。”民治：“老太太平安。有人，大概是赵守义之流罢，向县署告密，说良兄就藏在庄上，请县官派兵搜捕……。”良材变色，婉卿、和光也急问道：“后来呢！”秋芳接口道：“幸而县长是严主任的好友，在国民党的许多派系中，他们俩同属桂系，有意维护良兄，但又不能不敷衍一下。据说他派了个秘书带六个警察去，严厉吩咐，不许骚扰。那秘书一行人还没到村，早有人把消息告诉老太太了。秘书他们到时，庄门大开，老太太坐在大外，男女仆人两旁伺立。老太太对那秘书说：‘我家里的人都在这里，你们自己认去，看有没有良材。你们要搜么，好，我派人引路，可是，如果搜不出良材呢，我倒要向你们要人！良材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候，大厅外已经挤满了人，老太太嗓子响亮，这些人都起哄：‘老太太说得对！’那秘书本来奉命不准骚扰，现在见这情况，乐得早些收场，据说他陪笑道：‘老太太说没有就是没有了，兄弟这就回去交差罢！’”众人松了口气。民治道：“这

是梅生兄写信来说的，梅生还在县里，帮着家严，办地方上的事，兼防赵守义他们乱咬人。”秋芳看手表道：“快五点了，我和民治为良哥、姊姊、姊夫洗尘，请到上野精舍，那里的法国大菜还过得去。”

……

张今觉、钱良材结伴北上

他们在日本时，得八一南昌起义讯，婉卿即为今觉担心。八月中旬，医治，一个月后忽得今觉函（她从婉舅父处知婉等住址），不详言，惟云“死里逃生，但无忌不幸被杀，拟东渡相依”。婉时正欲归国，复电阻之。到沪后，见今觉，始知其夫在乱后为蒋疑为共党而杀之。婉卿问今后将如何？今觉云无家可归，且心灰，将长斋奉佛，唯有心事未了，老母及严之母亲陷在彼中，须救出来……，婉以奉养二老自任，并谓：良材可任接二老之任。

……

良材接二老，可暗写，即从他接了二老（时在九江）到沪后对婉等口述出来。

……

当时议归，婉卿以为良材应另道易服先潜归家，俟得婉信（或派专人）谓已“无事”，然后再来她家。

良材首肯。但今觉忽谓，我还要找弟弟。其母急问：“×儿出了事么？”今觉谓：尚无确息，我到沪后曾打了两个电报（此时带出其弟在北京何所事——乃桂系派在那里的与阎锡山的联络员）。婉卿不让走，谓可请人代替。今觉坚不肯。婉问张母，伊母说方寸已乱，拿不定主意了；张婆劝阻。良材、和光沉吟不语。婉卿忽然以手击桌道：我有了个主意了，大家斟酌。今觉大喜，抱婉吻其颊道：我料定姐姐必有办法，快说。婉卿指良材道：他以前常跑北京，熟人多，且常住在我家在京的分号，此时北京对旅馆往来客人必然查得严，住分号可省麻烦。……婉卿未说完，和光已赞赏，良材微笑。今觉却说：如此甚好，但我要同去。众人皆惊讶。今觉从容曰：无忌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在京，我去，可先找他们了解弟是在牢房或潜入地下或已离京他往，离京又往何处。二则，婉卿插口道：如此，你写几封信交给良哥就好了，何必亲去。今觉答：不然，当今之世，蒋阎特务惯以伪信赚人，我若不亲去，那几个人如何肯见了一封信就吐露真情。而况他们和良哥素无一面。婉卿说：如果那几个也变了，你这不是送上门去？今觉道：不然，良哥同去，如我落网，良哥就能设法营救。婉卿询二老如何？母曰：我方寸已乱，请亲母拿主意吧。婆曰：我说行。

那几个人不见觉儿，但凭一纸信，恐怕十之八九不肯说心里话。如果那几个人变了，觉儿出了事，良少爷常走北路，交游必广，良少爷的身份，他的熟人一定也是有地位的，想着良少爷的手腕，一定……今觉接口道：一定能救我脱险。说着走到婆婆身边，把头偎在她肩上，笑着说：我料定妈妈能当机立断，真是好妈妈呀！就这样办罢。

于是婉卿夫妇与良材、今觉至外间办公房，请×经理进来。和光将良材和表妹（今觉）要到北京探亲人，乘船往，要外国公司的大船，头等舱两间，至天津，等等一一交待。此段或暗写，即：翌日，和光谓船票已定购，五天后的，又拿出他给北京分号经理的亲笔信，并谓：你们上船后我还要发电，要他们到天津迎接，好在他们都认识良材。又拿出现钞一千，支票一张二千，与今觉，说是在京使用。今觉转交给良材，又说何用这许多。婉卿说：万一人在牢里，得花点钱才能弄出来。恐怕不够呢，可向×经理要，我们已写信关照好了。今觉抱婉：姊姊……泪下，咽不成声。婉亲今觉颊，掏出手帕为拭泪道：妹妹是巾帼丈夫，为何忽作女儿态。你我一体，不分彼此。二老亦拭泪，连声道谢。婉又叫裁缝来，为今觉制新衣。时已残秋，北地早寒，为制了小毛衣服，又为良材制洋

服。

上船时，婉卿、和光、×经理送上船，箱筐四、五个。今觉谓何以这样多的箱子？婉卿曰：两箱是衣服，一为你，一为良材，三箱是一些玩意儿，备你送人。今觉颌首不语，但亲婉颊。

……

船是总统号“Liner”，头等舱，洋人多，今觉、良材二室连号。×经理引一人来，谓是头等舱西崽头目，又一妇（广东籍），专伺候女客，二人皆能英语，幸而今觉、良材都能对付几句。上船（时）为晚十时，婉卿先盛宴饯行，子夜一时开船，良材、今觉各归房就寝。

次晨七时，船在大海，良材在甲板闲步，今觉亦来，穿了新制的西服（昨上船时为旗袍，良材穿西服），明眸皓齿，顾盼生光。今觉近良材并肩远眺，左近洋人皆注目此一对璧人。俄而西崽头目鞠躬用英文问早安，谓早餐时间到了，请到餐室。甲板上人们都赴餐，男女挽臂而行，今觉亦挽良臂，泰然微笑。餐后复至甲板散步，然后今觉问良材：“不到我的房间看看么？”不由分说，挽良臂至己室，进后即关门。良材不知其意，目视今觉，微露惊讶意。今觉笑着推良就座，说：“难道怕我吃了你么？”于是先话家常。

今觉自述：上海人，父为北京某大学教授，左倾，为军阀注意，携女（即今觉，时年十七）南下，在香港半年。一九二四年到广州，为国民党左派，时今觉十八岁，进岭南大学，也入国民党。二六年父奉命赴港，将到北方有活动任务，在港被暗杀。二七年春女结婚（时年廿一岁），夫为广西人。北伐，与夫随军，旋夫被委南昌行营少将参谋（实为桂系派驻行营之联络官，能直通蒋、陈等），后又随军入浙，师政治部主任，随×团攻×县。（余如前记。）

今觉陈述，时间对答，今觉时以“婉姐没有告诉你么？”作惊讶状。良材辩谓无暇及此。今觉言：“在日本将三个月，难是竟无暇，你们都把我忘了。”良材说：“游玩并访医一个月，医治一个半月。”今觉问：“治好了么？”良材摇头：“我怎么会知道。”反问：“婉妹没有同你说过？”今觉微赧，低首曰：“记起来了，她说医嘱拆线后要过一个月这才可以……”

……

医戒行房期满翌晨夫妻戏谑

翌月，婉卿与夫在家，是日为医戒行房期满之日（医谆嘱仍须有节制，双星在户，才可一度），婉卿盛设家宴，且邀恂如夫妇，饮酒甚乐。

次日，婉卿夫妇宴起。二人早餐，菜单是燕窝粥、鸽蛋、鸡汁（参汤是起床以前就喝过了）。和光频频凝眸注视婉卿，口角微笑，眉宇飞扬，突然问道：“婉卿，《诗经》上有一章，我看很好，你看怎样？”婉卿笑了笑说：“老师来考学生了，请说是哪一章？”和光满面堆笑，拿着筷子轻轻击着桌子，曼声吟道：“月出皎兮，角枕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婉卿听到“婉”字，不觉横波一笑，可是说：“你是胡诌，《诗经》上没有这样四句的一章。”和光把筷子指着婉卿说：“有。你听我说：第一句出《陈风·月出》；第二句出《唐风·葛生》；第三、四句出《郑风·野有蔓草》。”婉卿想了想，却又摇着头说：“我还没听说诗三百篇会有这些错简。”和光急接口道：“没有错简，难道不许我集句？婉卿，你只评评这集句好不好，切不切？”婉卿笑而不答。和光说：“该贺一杯罢？阿巧，快拿酒来。”阿巧笑了笑，眼瞅着婉卿，却不动身。和光又拿筷子击着桌子道：“还有呢！黄鸟来止，宛丘之上，颀之颀之，泌水洋洋，多且旨！”婉卿听了开头两句，就笑道：“你这是‘比而兴也’了。可是……越说越荒唐，该罚。”及至听完，便嗔了和光一眼：“我记得《陈风·衡门》是‘泌之洋洋’，你怎么改成‘水’，哦，第一句也是改动的，前章‘清扬

婉兮’，原文是‘婉如清扬’，都改了，该罚。”和光大笑道：“只许孔子删诗，难道不许我改诗么？婉卿，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且说我这水字改得好不好？”婉卿脸一红，低头说：“我还有事呢，不同你扯谈了。”和光又用筷子指着婉卿道：“智者乐水，卿是智者，故洋洋乎多且旨！”婉卿佯嗔说：“放屁！”却又笑了笑道：“卿是仁者，仁者乐山，故所以常在群玉山头徘徊。”和光正喝着鸡汁，一听这话，忍不住笑，把一口鸡汁都喷在婉卿脸上。阿巧忙递上一个热腾腾的毛巾把子。婉卿一面拭脸，一面还在吃吃笑，却听得和光高吟道：“月令，是月也，雀入大水化为蛤。”婉卿忙接口道：“新月令，是月也，雀入大蛤化为水。”没有说完，就笑，和光也笑，二人笑得喘不过气来。阿巧不懂他们讲什么，自然不懂为何而笑，但也陪着掩着嘴格格地笑。婉卿笑定，阿巧又递上热腾腾的毛巾把子。婉卿、和光接过，都擦了脸。婉卿不转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阿巧，阿巧以为自己又有什么错误被这个严厉的女主人抓住了，心里发慌，却听得婉卿柔声唤道：“阿巧，你今年几岁了。”阿巧：“二十了。”婉卿：“你伺候我整整十三年了，难为你，细心谨慎，机灵忠厚，你现在大了，该出嫁了。”阿巧先听得赞扬她，乐得眉花眼笑，忽听“出嫁”二字，眉尖就锁

紧了，忙说：“我愿意跟小姐一辈子。”和光也摸不着婉卿为何忽然要把这么一个得用的丫头出嫁，手摸着下巴，不语。婉卿说：“咳！我教会你能写会算，且喜你聪明，又肯下功夫学，这几年，许多事你代我操心，你是我的一个得力的助手，实对你说，我不把你当丫头看，我把你当妹妹看，……”和光至此微笑，但仍猜不清婉卿的心事，阿巧却满面胀红，竟流下泪来。婉卿道：“我也舍不得你出嫁，可是，你二十岁了，女大须嫁，我心里有一个人，和你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夫妻！”和光突然击桌道：“一定是阿寿！真正是半斤八两，再好没有！”婉卿：“对，就是阿寿！”转脸柔声对阿巧说：“阿巧，你愿意不？”阿巧此时心头卜卜跳，满面胀红，看着婉卿，只是笑，却不回答。婉卿说：“光景阿寿更是十二分的愿意，明天就是好日子，摆四桌酒，你们成亲，祝贺你们同心和合，百年偕老，儿孙满堂。”阿巧扑地跪在地下，抱住了婉卿双腿，泪流满面，低声叫道：“小姐，小姐……”婉卿挽阿巧起来，回头对和光说：“明天要请恂如夫妻来证婚，你我是主婚！”和光大笑。

……

婉卿改养女家玉名为招弟，两月后，婉孕，次年，婉得子，大排盛宴。

.....

朱行健因为前时反对王伯申等，后局势变化，为王诬为共党，被押。其养子奔走救援，来找婉卿；和光乃出面公保，又代向王伯申处解结，最后为朱行健认罚款一千元（其实入了县长的私囊），得出。朱气成病，和光和婉卿来看他，他以女终身事相托。婉卿即说，养子甚好，他不负义父，也必不负义妹。

.....

张今觉与钱良材策划击杀仇人

今觉与良材在讨论如何击杀仇人时发生分歧。今觉欲直入虎穴，出其不意一击了之，即使自己不能脱身，仇人是一定丧命的了；而良材则主张伺机潜伏于仇人出入之路，跃起邀击，则既可杀敌，亦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保全自己。这时今觉想起了婉卿上船告别时留下的四句：“佳人龙潜，君子豹变，雷霆轰击，罪人斯得。”良材对此四句“锦囊妙计”的解释是：“佳人龙潜”是叫你不要出头露面，打草惊蛇。“君子豹变”是说我应当化妆。下面两句分明是说我化妆后直入虎穴，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而消灭敌

人。今觉反对：这是婉姐不知道我能于十步之内致人死命，所以示意“潜藏”，况且“佳人”何必仅指女流，“君子”岂须眉专利。良材说：这是咬文嚼字了，论情论势，还该我去。又说：邀击于大路旁，只要眼明手快，一举歼敌，则脱身较易，因为路上人多，一闻枪声，行人必乱，趁此混入人群中便易脱身。今觉谓：理论上如此，实际未必然，第一，敌人之车必有防弹玻璃，第二，如何能使敌车停止，否则，车过如风，虽有技击妙手，未必能中。故她以为入虎穴是上策。至于牺牲，她说为了父亲，为了丈夫，也为了弟弟，为了其它被害同志，她甘愿牺牲。

.....

今觉与良材在北京密谋报仇时，曾以“新社会产生前的阵痛”一语为良材解释革命非一蹴可几。良材谓阵痛何其长也。今觉乃谓比喻不能十分帖切，总有不周全的地方，阵痛有长有短，中国革命前的阵痛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十多年，此后也许还要有十多年，这才革命这个婴儿能呱呱坠地吧。

.....

张今觉受伤住院

今觉在医院时，良材天天去看望，两人谈话论文，又议论时局。良材从英文、日文报刊上看到的新闻和评论都告诉了今觉，他们慨叹于所谓国民党左派大都变节，又惊讶于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后南下到汕头，又被击破，而广州公社亦不过昙花一现（初闻此消息曾兴奋，转瞬又闻失败）。今觉住院十日后伤已全愈，要出院。良材谓：因××被杀（即今觉、良材做的案），查得很严，水陆码头暗探密布，不如且住院避风。今觉谓：日间你陪伴我，倒也罢了，长夜寂寞，心事翻腾，真不好受。良材道：“我弄些书来给你消遣。次日，良材拿来《文选》、《世说新语》、《张苍水集》，还有几本英文小说，其中有毛特英译的《战争与和平》。今觉大喜，又谓良材：你以后只是午后来三个小时，来多了，恐怕人家猜疑。良材亦允。可是第三天下午去时，今觉谓大夫说她可以出院，还是出去罢。又谓我今天始知这医院头等病房每天要五十元，药费还在外。我是一身之外无长物，你也不是百万富翁，何必……良材止之曰：一二千块钱，我还拿得出来，况且，婉妹早有信来，叫我们不必为钱

操心，一切有她呢！至于找个借口多住几天，也还容易，你就说要全身检查，那样一拖，准得一星期。今觉依之。五天过去，全身检查，说她贫血，该打针，又说有两颗龋齿，该治。于是又过了一星期。今觉天天问，良材说：看来松些了，打算绕道大连，再到上海。今觉又问：哥哥今后作何打算？良材沉吟道：“收拾铅华归少作，”今觉笑着接口道：“排除丝竹入中年，是不是？妹子愿奉陪。”

.....

附件一： 人物表（部分）

张府：

老太太（许氏）——老太太之内侄已故，内侄媳轩少奶，外孙女许静英。许家没有产业，仅够温饱。

张太太（陆氏）——她不是本县人，娘家的哥哥曾在上海做洋行买办，很有财势，后来却差得多了，——名善卿。她的弟弟名文卿，也在上海经商。

张太太的丈夫福昌，早已去世。

张婉卿——张太太的大女儿，已嫁五年，婿家姓黄。婉卿十八岁出嫁，她在书中出场时为廿三岁，娇艳仍如十八、九岁。美貌，聪明，能干，豪爽，敢作敢为，遇事细心而又果断，全县知名。读书识字，能画能书。

张恂如——张太太的儿子，曾在上海的法政学院毕业，与姊夫黄和光同学，但低一级。在家侍奉祖母及母亲（实为闲居）。他极想出外做事，但祖母不许，要他守他家祖传五十年的老店

——洋广杂货店：源长号。恂如为此不乐，而因妻宝珠亦与祖母、母亲一气，认为恂如只配安分守己，故夫妻感情渐不好。

胡宝珠——恂如妻，六七分人材，温柔，能干，不大识字，在书中出场时已婚四年多，而且失却初嫁时之天真、娇艳，变得忧郁迟笨了。宝珠此时为廿二岁。

胡家只有堂兄胡月亭，别无亲人。宝珠父母双亡，胡月亭算是兼祧了她这一房的。

顾二——张家男佣，四十多岁。

老陈妈——女佣，专管厨房，五十多岁。

祝姑娘——女佣，三十来岁，管各房杂事、洒扫、洗衣等等。其夫祝大。

奶妈——三十来岁，专管小引儿。

引弟——恂如之女，三足岁。

荷香——十三、四岁，经常跟老太太的贴身小婢。

源长号：

宋显庭——经理，近五十岁。

宋少荣——其子，二十多岁。

赵福林——学徒，经常在张家打杂。

黄府：

黄和光——上海法政学院毕业，旧诗、文、史，有

点底子，学过英文，但已荒疏。廿七岁（廿二岁结婚，那时婉小姐十八岁）。黄家早就要成亲，因为张家一则说婉小姐年轻（要求成亲那年，婉卿才十四岁，可是第二年父亡，这才挨到十八岁出嫁，时黄和光已廿二岁），二则又碰上丁父忧，所以迟了。

婉小姐（见前）

老陆妈——做菜，近五十岁。

木头施妈——洗衣杂事，四十来岁。

阿巧——十七岁，婉小姐的陪嫁丫环，五六分姿色，为人机灵，尚老实，婉小姐的心腹。

阿寿——二十岁，黄家世仆，从小伺候和光，认识不少字，写帐、写便条都能。买菜、打杂、收房租，都是他的事，能干，也忠于其主。

黄家的房产：东大街兴隆南货店，西大街……黄府二厅后面原是个花园，曾失火，后来拦腰打一道围墙，前半仍是花园，后半黄和光父亲在此建一小楼，和光又改建，后经婉卿取名为“偕隐轩”。

财喜的船，黄府常雇的。

钱府：

钱良材——钱家村的地主。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

官。父亲名俊人，出名的三老爷，当时是维新派，中年辞官，家居，除教子（良材）外，也想在地方上做几件好事，但为守旧派反对，终于不成。但他那棱角毕露的气派，本县人都怕他。良材有父风，又是个美男子，娶妻时二十岁，但妻死已三年，未续弦，今年廿七岁。他留学过日本，十九岁东渡，学陆军，进士官学校，因父丧，未毕业，于廿二岁回国，第二年（廿三岁）继承瑞姑太太（长房）为后。钱良材的二叔早丧，未娶，无后。

瑞姑太太——张家的上辈姑太太（比婉卿大一辈），不满六十岁，看上还像四十多岁的人，不过已有半头白发，方脸，皙白，眉目端正，有威仪。性情爽朗，果断，有见识，也识字知书。

继芳——良材女，三岁半，美丽，活泼，很懂事，聪明。

苏世荣——钱家老总管，曾随三老爷在外多年。

李发——长工，三十多岁。

冯府：

冯梅生——三十多岁，精明强干，已娶。他常往来于县城及上海。他的叔父冯退庵在上海的日本洋行——铃木洋行做买办——所谓华经

理，十分有办法。梅生自己和人家合股开一家染坊，生意兴隆，梅生算是染坊的襄理，每月车马费一百五十元。另外，每年股息分红等等也有三千金左右。因此，梅生手头是宽裕的。他又代叔父在县里买房产，盘进一些商店（多年老店，本来有利可图，无奈子孙不肖，只好贱价出盘），其中光是居中（介绍人），他得的报酬，据说一年也有四、五百元。

冯太太——梅生之妻，也是三十多岁，无出，中等人材，但也干练。

冯秋芳——梅生之妹，书中出场时十九岁，省城某教会女校（算是中学呢，可是英文、数学、物理三项比一般都高许多）的二年级生，人极干练，有手腕，像她哥哥，英文好，常识丰富。王民治之妻。与婉小姐一见如故——那是秋芳为了办婚事而认识的，秋芳早就从她哥哥那里熟知婉小姐之为人。

朱家：

朱行健——五十多岁，近六十岁，老绅缙，背时的，家道贫寒，善堂董事。

朱竞新——朱老的义子，二十三、四岁，干练，外观是个风流子弟，其实是正派人，好抱不平，

为人奔走。

朱克成——朱老独女，十九岁，朴素，能干，相貌好，人品好。

……

其他：

王伯申——四十五、六岁，惠利轮船公司的老板。

梁子安——王伯申轮船公司的账房兼庶务。

阿彩——赵府丫头，为赵守义所奸，有孕。

樊银花——赵守义之妾。

徐淑贞——徐士秀之妹，赵子之妻。赵子在疯人院。

徐士秀——哈将军。

樊雄飞——浓眉圆目，三十来岁，哼将军。

快嘴小吴妈——淑贞出嫁时的陪房，现仍伺候淑贞。

雅集园（茶社）在县城的西大街，前面三间厂厅，里边雅座。西大街为一个商业区。

县东大街——又一商业区，源长号在此区。

东大街尽头，商业区结束，为另一区，善堂围墙在此；善堂后身左侧小巷，为郭家后门。

“学后”——即学宫后身。学宫前有广场，可容二三百人。此处有从前夹住旗杆的石碑似的直立三尺多高的两块石头，顽童们常爬上去。

里仁坊——赵府所在地。里仁坊尽头有耶稣教堂，教堂附设有女子学校，许静英在此教过书。

赵府大门边，有纸扎铺。